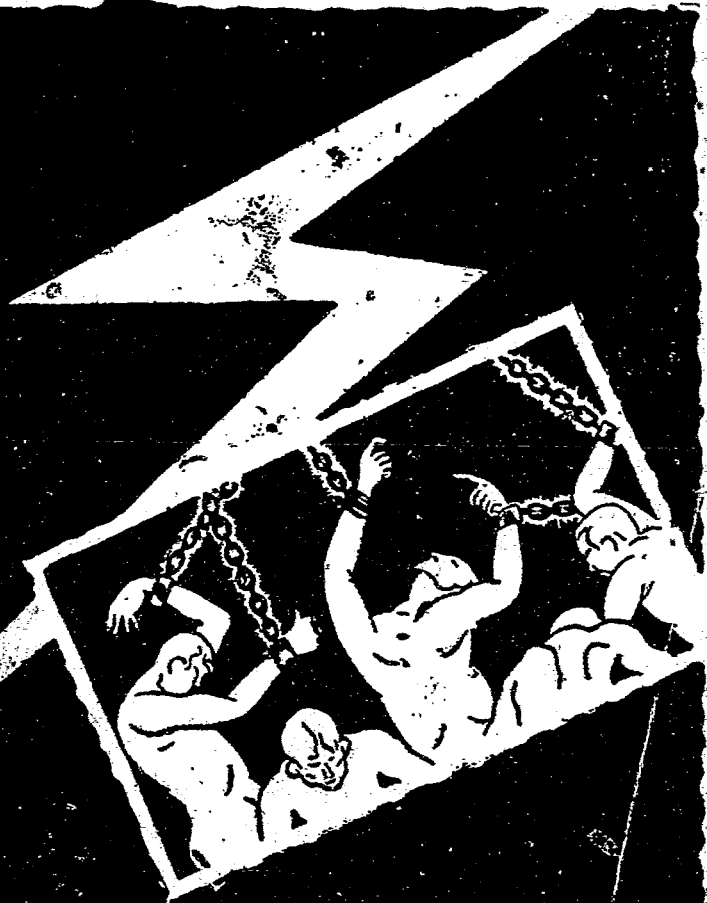


7.7
0.6

黎明之前



創造社叢書

第二十九種

黎明之前

梁冰廬著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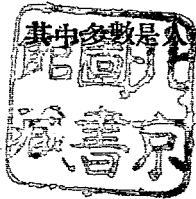
E

黎明之前

857.7
660.6

I

在這個宅院中，雜處着一些鐵路上的小工，人力車夫，搬運夫，和幾個失業的工人及流氓們。而其中最多數的，還是那附近鐵路機廠裏的工匠們。樓下臨街一行店房，開着二家店舖，一家是食物舖，一家是小小的零物舖。每當日落的時候，灰色暗澹的熟食舖內的一排排的長桌上，據滿了一些赤着腿的勞動者。



其中多數是人力車夫，他們帶着滿身的汗水，在那裏

[1]

486301

吃晚飯。人力車擠滿了店舖的門前，薰人的汗臭塞滿了狹窄的舖內。

那裏的街道比市內來得沉悶而且污濁，地上的石子異常的不平整，終年沒曾見過一位整齊的老爺們攜着他的愛人跑到這裏來散步。在這宅院的週遭，雖則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目的美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物足以供人遊賞；但當每天太陽的紅光陷入地平線下的一刹那，天空中格外顯得蔚藍。狹隘的街道，給兩面的住房遮得暗澹昏沉的午後，每家的炊烟從各個窗洞中的洋鐵管內，冉冉冒向街上。一陣陣灰白色的煤烟，把那沉靜而且安謐的街道，遮上一層淡青色的矇矓；熟食舖內時時發出一種令人沉醉的熱饅頭香。一陣陣濃白的水蒸汽，乘着蒸籠的蓋子揭開時衝將出來，籠罩了屋內的食客桌椅灰暗的牆角，以及屋外的行人車輛。

那裏的人人，都具有一付安閒的態度而相互調笑，閑談。工作了一天以後的勞動者，大都來這裏休息飽餐。院內的婦女們，也都走將出來閒望一回，談

些每日的家常。一些孩子們，羣集在街上奔跑，戲躍。

在這一種時候，確會使人感覺得一種異常的融洽與散佚的歡娛。天空是永遠清澄而且靜穆，在那裏似乎充滿了完滿的愉樂，人與人之間另具一種歡愉的同情。

這一種滋味，的確是非城市內所具有的呵！

薄暮的時候，太陽的光芒已經從地平線上落下去了，街上的陽光隱去後，黑暗從牆角間爬將出來襲擊了宇宙。於是這個世界就浸潤在一種乳青色的矇矓之中，微紅的煤油燈光，從各個窗戶中透將出來；炊烟和水汽漸漸地微澹地消散，幾盞淡漠的街燈，開始無力地閃着納悶的紅光。一輪淡澹的新月，從東邊的遠樹梢頭升起，街上異常地靜寂，祇剩幾條無家的野犬，拖着尾巴在四野遊行。天空中飛繞着哀號的暮鴉，微風帶着北地的凜冽的寒氣開始漾動起來。這時人們都已躲進了屋內，整個街道上充滿了死氣，祇有遠處一聲二聲野犬的狂吠聲，來突破這個沉寂。

一個瘦長的人影，如陰影似的在西邊的山脚下

閃動。他的身體籠罩在黃昏的薄霧中，如像懸在空中的傀儡，輕微地在盪漾，他的脚步走得非常之慢。他這一種靜穆而且孤僻的步調，對於週遭的寂寞到也非常的諧和，祇有道上不平的石子觸動着他的足趾，使他突然地驚覺了一下。但他總不把他的頭兒抬起來，他如像永遠被一種勢力支配着似的，屈服於這樣不斷的沉思中——他矜持着，非常小心地走向前去，似乎他自己的脚步的迴響使他恐懼，他正向着渺茫的前路逃避着冷酷的人生的追迫。

他穿過了青楊的叢林，踏着深秋的落葉，走向東山的麓下來。他沒曾注意到週遭的景物，靜穆地在一方山石上坐下了。在他的頭頂上有叢雜的稠密的蒼綠的松針掩映着。黑暗之幕影在他四週籠罩下來，他沒有覺得，他只是這樣靜靜地沉思着。

這時近處的海濱上送來了一陣陣澎湃的浪聲和北國的凜冽的冷風，夜鶯開始抖動着牠巨大的翅膀，在林木的密叢中囀鳴着尖銳的響聲。包圍着他的，完全是一付可怖的景象；但這對於他却沒有一點些微

的影響。

在長久長久的靜默之後，他才開始抬起頭來向着前面的那所宅院深深地環視了一瞥，但他並沒有起走動的思想，祇這樣一瞬的警視之後，他的眼光又漸漸地低墜了下來了。

夜色更厚重地低墜下來的時候，山裏散放着的羊羣一隊一隊從他的面前走過。咩咩的羊叫聲，雜沓的蹄聲，和牧人在後面的驅逐聲相應和着。一種閒適的中世紀的風味使他的心靈感覺到了一度優越的清新，不期而然的又把他的頭抬了起來，向羊羣注視了好一回。

正當他把頭抬起來時，一陣緩徐的冷風，向着他迎面吹來，把山麓間的樹頂推得層層起伏地波動着，並且帶給他一陣秋暮落木的蕭蕭聲。因了寒風的刺激和景物的感動，使他微微地抖悚了一下，於是他帶着一種不自主的煩亂而站了起來，並且深深地吸收了一口寒風帶給他的冷氣。

羊羣走完了以後，山麓間突然靜了下來，祇有林

木間的宿鳥掙動的啾啾聲和草叢間的小兔兒偷偷地嚼草的微響。這一切聲音並不能破除這寂寞，不過更形增加這週遭的陰沉和恐怖罷了。

終於他放慢着脚步，踏着枯黃的荊棘，沿着山麓向北走去；他的衣服擦着枯草，發出一陣駭人的巨響，使他覺得有些害怕起來。尤其是他的迂迴的脚步，觸着了細小的山石，石子向山麓間草叢中不斷地滾動，引起了山林間一聲靜肅的回響，這聲音使他深感到自己的孤獨而且淒清。

實在是一陣女子的戲謔聲，刺激着他的耳膜。他立刻怔住了，如一團繃縮了的刺蝟。他諦聽着，好像是在諦聽着一種天啓似的。

尖銳的女子的談話聲近來了，她們歡愉的喜笑中雜着模糊的語句。這一陣女子的聲音，很有力地擊入了他的心坎，引起了她對於女子的狂熱的愛慕和美感的追求。他驚懼似的二眼瞪着聲音傳來的方向。

這是幾個山鄉中的少女，驅着幾頭粗魯的驢馬；驢馬的脊梁上，懸着一對巨大的竹筐，在濃黑的叢林

裏，沒有能使他辯認出她們的面目，但是那些少女們却已瞥見了他的黑影，立刻停止了談笑，加緊着步驟，口內不自然地呼嘯了一聲，在他面前擦過了。

瞬息的機遇過後，山麓間的空氣又沉入了原先的狀態。山女們的談笑，在遠處又響動起來，他只是靜靜地摸索着走向前去。在他的心中起了一陣深秘的熱情，一種縹渺的幻想在他的腦中盪漾着。

——啊，女子……這是女子！

但他又失望似地想道：

——啊，女子……女子……

他走出了叢雜的荊棘堆裏，踏上了山麓間的小道。他好像失去了一件珍寶似的，他的心不斷地猛搏着他的胸腔，他的腦髓發着熱，他好像要去追求這已遺失的女性的美感，和他腦海中幻滅的情緒。

他帶着沉悶的感想，混亂的思維，隨着脚步的自由，一直向北走去。

——女子……啊，女子……

那雖未見面的女子們的談笑聲，已夠使他的心

靈陶醉而忘我了。他用力跨着他的脚步，使得他的脚步的回響佈滿了週遭。好像他要把這一種力量將世界上一切的女子統統踏死，或則是一切的女子正赤裸着肉體躺在地下，讓他來踐踏一個痛快。

女子在他的心靈中是一種太深秘了的東西，這一種可望而不可接的東西是對於他太難解了，假使他能有一種權力可以操持一切的話，他非把所有的女子一齊毀滅，就是摟着每個女子吻一個痛快。

在不自覺中，他已走入了一條比較平整的煤屑的大道。灰澹的街燈閃着橙紅的光芒，街道上昏沉沉靜幽幽地沒有幾多行人。一個守街的警士如木人般呆立在那裏。他怔了一怔，把胸脯向前一挺，直着擡了過去；警士帶着偵察的目光向他凝視了一下，立刻又轉過身去走開了。

穿過了一段靜僻的荒地，他走到了一家別墅的後面，在那裏沒有一個人甚或一隻狗來驚動他。在他的頭上密密地蓋着槐樹的細枝和留戀在樹上的枯葉。他站住了，並且倚着那家別墅的矮圍牆；四週昏

黑得很，天上已厚厚地蒙上了一層雲翳，太陽下山時的一彎新月，早就隱入了雲幕的深處。這時什麼都幽暗着，祇有別墅的窗櫺中射出來的電光，映着稀疏的白楊樹葉，呈一種零亂的閃光。

他從身邊摸出一支劣等的捲烟來點上火狂吸起來，長久長久只是噴着烟圈消遣。一會兒又邁着大步來回地走動起來，沉悶的週遭，煩亂的內心，使他的手足沒有一刻休止。他時時探望着矮圍牆內的高大的樓房，恨恨地向牠吐一口濃重的捲菸的白烟。這時風開始盪動起來，把他頭上的樹頂抖動得索索地發響，好像有一件不可預知的惡運將降臨，現在正在樹叢間佈下了迫害他的預兆。他開始覺得懼怯起來，他的二眼向四下探望着，耳朵緊張着，就是一片枯葉落下地來的微響，也會使他疑懼到是那不可預知的災害的襲來，幾番使他不能忍耐而想要立刻離開這裏。但他終於又站住了沒有走，他相信他所期待着的機遇立刻就會到來的。

但是這個機遇終於還不來，他祇是諦聽着，諦聽

着；裏面沒有開門的聲音，也沒有人走出來，祇有從樓窗裏送過來一陣陣不斷的打牌聲和婦女們的戲謔聲。

他不斷的連吸了三支捲菸，恐懼和煩亂困頓着他，使他疑惑起來。他斷定她是不會出來會他的了，於是他對於她的以前的情懷根本懷疑起來，並且詛咒起一切女子來。但他仍是不走，雖則他已經明明斷定她是把他忘了，她決不會出來會他的了。不過他却又這樣想：或許她會就在這個時候出來的，啊，我不能不再等待一下。於是他仍繼續着他的吸烟，踱步，恐懼和煩亂，他靜靜地似幽靈般在樹影中轉動着，期待着。

——再等一刻……再等待一刻鐘！

他這樣自約着，但他沒有錶，這個一刻鐘，不過是由他的臆斷罷了。他就這樣一刻一刻繼續下去，誰都沒有知道他等待了多少時候。他却在這暗地裏發明了一個消遣的法子。他在林木深處找到了一塊石子，這一塊石子正好頂在他的腳心上，於是他由這一

塊石子的地方向前走，走了十步路，重新又向後轉，再走十步路，回到原來的地位，看這一塊石子是否仍踏在他的腳下。假使那塊石子仍舊在他的腳心下時，那麼她是會出來的。於是他就用心地虔誠地來回走動起來，在他心中默數着一二三四……。真是湊巧的很，他一遍一遍惟恐失慎地走着，石子却時常會不歪不斜地踏在他的腳下的。但是她呢？她却還是不會出來。不過這一種自家欺騙自家的行爲的確幫助他消磨了半個鐘頭。

後來他對於這樣的行動連自己也失笑起來了，於是他又頹然地倒下了，把前身倚在短牆上。他的鬱悶的胸懷，使他的呼吸緊促起來，並且更加緊了他的疑慮。他很想高呼起來，他想用一種喞號來使她知道，或則就簡直喊着她的名字叫她出來。但他究竟是爲來幽會的，這是被人視爲卑鄙的行爲，而且她是一個婢女，而他自己是一個工人。假使這一種行爲被人家知道了時，他一定要被捉去當罪犯懲罰，所以他仍然忍耐着。

別墅內的後門突然打開了，放出一道耀眼的電燈光來，照映着牆外的樹木。他小心地恐怖地如行竊的偷兒一樣躲在一顆樹身的陰面，只伸出一個頭來窺探着。

——呵！女人，這是一個女人……一定是她了……

於是他的心絃十二分地緊張起來，血潮飛快地奔騰着。但是門又立刻掩住了，燈光也消滅了，沒有給他充分的時間去辨認這個女人是否就是她！

一陣腳步聲向他這裏走近了，他這才斷定了是她，因為別人不會到這裏來，在這樣的黑夜。

走來的的確是她，她走近了矮牆邊，扶着鋼鐵的圍欄輕輕地咳了一聲嗽；於是他聞聲從樹後奔了出來，趨向她去。這時矮牆的小門已經鎖住了，把他們倆內外隔着。

——你來了半天了吧？……今天趙太太來打牌，到現在我才能得空出來一回……呵，我終於出來了……

她帶着嬉笑的輕聲先向他說明遲來的緣故。

——我等了你好些時候了！

——但是有什麼法子想呢？……

——你的手……

他把手臂伸進鐵欄去，把她的手拉着。一雙女人的手把他深深地陶醉了，好像從她的手臂上有一種電力發出，麻痺着他的全身。

長久的沉默之下，他終於把她的手送到唇邊去吻了一下。

——我以為你總不會出來了！

——我出來的，我一定會出來的……我實在是不得自由呢！……你想，我拿了他們幾個錢，好像把身子通通賣給了他們似的，什麼事都得湊他們的高興……但是我終於出來了，你看……我倒怕你不來呢……或則你等得不耐煩就走了！

——你倒怕我不來？……

——我總是牽掛着你的……你沒有怨我罷……
……剛才我險些兒打碎了一隻茶杯！

——假使我今夜見不着你……我……我想
我會整夜不回去的……

——假使他們再這樣麻煩，使我不得空出來……
我想我一定要把他們的茶杯通通打光了。

在沉默中，兩人相互笑了起來。

——今天趙家的少爺也來了……

她突然憶起似的告訴他，帶着有意味的輕笑。

——他來了麼？那麼你們的小姐……

他倆真是半天關在房裏呢……整整半天……
有時候走出來看看他們賭牌，一會兒却又在花園
裏了！……我看着他們真有些肉麻……剛才他
們喚我給他們倒茶，我看見他們正坐在沙發椅上談
笑……洪德……我真難過，我想你呢……

——……………

——我想究竟爲了點什麼？他們可以開誠佈公
地倚傍着，談笑着，同坐着……我們不是和他們一
樣麼……但是我們像賊呢……洪德！

——蘭妹……我想我們也有這一天的……

我們也要……

他的結末的語句爲微風所哽咽，二人很調和地笑將起來，在他們的笑聲裏充滿了純理想的歡欣。

正當他倆微笑的時候，別墅的後門突然又打開了，從樹木的疏縫中射來的電燈光，正落在阿蘭的頭上；二人立刻撒手呆住了！出來的顯然是一對青年男女，皮鞋起落的步聲突破了這個靜寂，啾啾的調笑聲非常清悅而且刺耳。

——喂，誰在這裏？……

走來的那年輕的女子，用着威赫的顫音銳聲地問，她的聲調顯然是帶着被人衝破了祕密的驚懼。

——是我……小姐！……

——怎麼，阿蘭……怎的，好像外面還有一個人……

洪德飛也似地從叢林中奔逃出來，他好像做了一件壞事似的，血潮洶湧着，心房猛烈地撞擊着他的胸腔。

他又在街上走了。

憎惡和戀愛的熱情，在他的深心中開始爭鬥。他愛他的蘭妹，他憎惡一切別的人們。這廣泛的憎與絕對的愛，不斷地刺激着他，使他不能自主。這時他無目的地走到了一條陰僻的大道上，他好像是從深處逃遁出來的罪犯一樣，憂懼和羞恨困頓着他，並且覺得似乎有一種不可逃避的災禍在追攝着他，包圍着他。他把頭向衣領中一縮，邁開了大步，無目的地向前走去。警察凝着眼瞪視他，使他的心中在恐懼之外更加添了一層憤怒。

這樣走了一會，他跨進了一家酒舖的門限。一家鎮梢頭的小酒肆內，雜處着幾張油暗污濁的小方板桌，死寂的空氣，昏沉的光線，會使人聯想起墓穴來。室內佈滿了過量的灶頭上沖過來的水蒸汽和煤烟臭味。靠牆上排列着幾行錫製的酒壺，櫃桌上攤着幾盆廉價的熟菜。店屋的深處，幾個食客隱約在蒸汽和淡巴菰的濃厚的烟霧中。

他走進室內，在最後一張桌子上靠牆坐了，二臂彎轉來倚着積得厚厚的油膩的板桌，他沒有注意到

旁人，旁人也沒有注意到他。

濃重的成團的烟霧中，不時有黯影在來往蠕動。狹窄的屋中，充滿了枯澀了嗓音的詛咒聲和響亮的談話聲。在他隣近的桌子上，圍坐着一羣帆船上的水手們，穿着特別膨大的藍布短衫褲，用着江南的口音，談着無關緊要的南方的新聞。

他坐着等候酒菜送來，無神的兩目，瞪視着客人們的舉動。在他坐定下來的數分鐘之間，不斷地增添了新的客人，新的詛咒和淡巴菰的濃烟。他摸索着袋底，抽出一支捲菸吸着，淡灰色的烟絲，長久長久繞着他不散。

整個舖子中，喧嚷着，笑罵和烟霧充溢着，空氣中浮泛着酒精的辣味和刺鼻的煤臭。窗戶緊閉着，時時從隙縫中鑽進一陣刺膚的北地的寒氣。糊補碎玻璃的紙片，不住撲搭撲搭地響動着。

這些對於他一些也不起什麼影響，他只是靜靜地巨口吞飲着劣等的白乾，心頭起了澎湃的怒潮。他不時地從酒杯上抬起眼光來，注視着圍在他週遭的

人們，他像要說道：

——你們這排豬糞！我有一天總要把你們一齊處死！……

或則這樣說——你們笑些什麼，你們能知道些什麼，豬糞！……

但他對於自己却也非常嚴刻地責難着。

——這是要落得怎樣一個結局呢……工人永遠不是一個人，工人永遠不像是一個人……

他想哭，他想大聲叫囂，他想死！

良心一刻不容赦地困頓着他，好像他正犯着一件再壞不過的壞事。

實在他是做了一件壞事來。

——阿蘭一定要爲了我吃苦……我怎樣處置她呢？我應該籌劃和她結婚……

夜色只是深沉下來，他已沉醉了。一切事物對於他都是非常模糊，聽覺也漸漸麻木起來了，舖內的食客也漸漸稀少了。他付了賬，扶着桌子站將起來，向着靜寂的街上走去。

街上愈顯得沉黑，他愈覺得沉悶，祇有他自己脚步的迴響在空間悠悠地蕩漾。冷風吹着他發熱的顏面，稍爲得着一點清新的感覺。人力車上的燈火，如天際的流星，一點點淡漠的微光在遠處閃動。

經過了一段孤冷的市房，又回到了東山的麓下，他並不一直進他的寓所去，只是在門前徘徊。這時那家雜物舖和熟食舖都已把店門關緊，街上闕無一人，祇有清冷的牆壁，孤零地無情地站在冷風中沉默着。

——你們……你們這些刻薄的……

——看罷，我總有這一天的！……爲什麼我沒有這一天呢？……難道我就這樣過了一輩子麼？……

——你們……你們這些少爺，小姐……你們懂些什麼？……你們和街上的野狗一樣……

——倘使我有一支手槍的話……你們看着吧……我把你們統統殺掉！……

他靜靜地靠在牆上，想了許多零亂的雜感。這時候天空中開始下起濃霧來，風雖漸漸地微弱了，那冰

冷的細水珠浸潤着他紅漲的雙頰，却使他覺得涼爽。

——我真把阿蘭害苦了……但我總要娶她的
……爲什麼我不能娶她呢？……

——難道我窮了幾個錢就什麼都不可以做麼？
……爲什麼呢？我一天到晚做十個鐘頭的工，就只得這五角錢嗎？

——我們出了這許多汗不算，還要挨罵，忍辱。
……難道我們是下賤的麼？我們應該被輕視的麼？
……

——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不能結婚麼？……
……這算什麼世界？……世界能夠永遠這樣下去麼？
……

——……………

他又靜靜地想了許久，迷濛的細霧染濕了他的全身，使他的棉袍上積着一層厚厚的細水珠，手觸上去覺有一股強烈的冷氣，他的身子有些發抖，酒精的力量漸漸地消失了。他在外面站不住了，於是摸索着走進寓所去。

寓所中的人們，大多已睡得靜寂了，他進門時祇有那看門的老者咳了一聲嗽，表示他感覺的銳敏。他不出聲地走向他自己的房裏去，把一張狹小而古舊的樓梯，踏得蚩蚩亂響。

那裏的房間，大多是由一個大間分隔成三小間的。分隔的材料大半是木板或是蘆葦編製的籬壁。各房裏的動靜，都能明顯地傳往別個房間去。他進房後，湊着鄰室內的微黃的燈火，把煤油燈拿起點燃着後，然後躺在牀上吸起紙烟來。

第二天六點鐘的時候，太陽光已開始洒向大地來了，但是沒有透進洪德的房間。他的房間還是如陰雨的黃昏時候，充滿陰沉和黑暗，但他却依着每天的習慣驚覺了。他張開睡眼來的時候，才發見他昨夜不曾好好睡覺，他的外衣都不曾卸去。早晨的寒氣襲進來，使他覺得寒冷，並且微微發抖。他立刻站了起來，惘然地環視着四週。他覺得他昨夜似乎做了件不可遮掩的壞事，犯了一件不可悔改的罪惡；並且這一種

迷惘的感覺使他煩亂，使他悵惘。

當他重新回憶起昨夜的一切的時候，他的煩悶和恐怖愈加增劇，好像有一番不可預卜的責罰立刻要降臨了；他就這樣惘然地坐了一回，才把棉袍卸了下來，換上了一套青布的工服向工廠走去。

牌子間的小窗口前，擠滿了人羣，到處喧囂着，談笑着，咒罵着。大人們打着架，童工們頂着脚尖出奇地觀望。洪德靜靜地慵懶地擠向人羣中去，他的頭覺得非常沉重，他對於週遭的人們都不滿意起來，他憎惡他們，却也可憐他們。

他把一塊小圓形的工作證領到手，轉身向着機器房去。在那裏響着鐵板落到地上的巨吼聲和機器的奔動聲。陰沉破舊的廠房，堅確地豎立在那裏。廠房前的鐵軌上，無秩序地停着幾架待修理的火車。

他走進廠房的時候，比他早來的工人都在那裏吸烟談閑，工作還沒有開始。屋頂上的鋼軸，帶着皮帶盤在空轉着。小工們在忙着扛運鋼鐵的材料，幾個學徒還在整理地上的鐵塊。他孤獨地倚在一隻老虎

鉗上吸起捲菸來，二眼呆瞪着昨天未完工的一根鋼軸。這時工頭還不會來，工作的時刻還沒有到，所以他們都在呆等着。

汽笛拖着沉長的叫聲嘯吼起來時，是七點鐘上工的時候了，工匠們已絡繹地到齊，各人才懶懶地動起工來。他也從笨重的抽屜裏拿起一柄銼刀，二臂使着勁開始工作，車床上的皮帶盤同時都拖着機器轉動起來，錐子和鋼鑿擊出了刺耳的響聲；頓時把一個清冷的廠房變得非常熱鬧。

工頭挾着一大捲從工程處發出來的圖樣也來了。工頭是一個麻子，長着一副生就的冷淡的面孔。他很匆忙地走到工場的盡頭處一間小木板房內，把圖樣安置了，然後用起嚴肅的脚步繞着機器環行起來，

——你還沒有完工麼？倪洪德！

工頭走在洪德的背後立定了問他：

——沒有！

他提高着忿恨的口音直截地回答：

——你做了半工多了呢，你想，就是這麼一支鋼軸上的繅絲牙齒！

——是的，半工了！

——你爲何偷懶呢？

——誰！……偷懶！

——你用不着這樣狠……

——你要扣我的工錢，你就扣罷！橫豎算我的倒霉……你不扣工錢，你也吃不到這樣肥……你就扣罷，今天算我是倒霉……

——你……你罵人麼！

——是的，我罵你……

他近來的怒火非常旺盛，有一點不如他意時就要和人爭鬧。所以工友們對他都很不合，他和工頭爭吵的時候，工友們都停下了工作，站在遠處旁觀。

——好，你罵罷，你罵罷！

工頭恨恨地走開了，他把挫刀用力向工作檯上一丟，不可抑止的怒火完全提上來了，兩眼發着火，神經質地仰望着在不斷地在旋動的車床。

——他一定又要扣我的工錢了，這豬糞！他總愛無端和我取鬧，和我爲難……他們都是聯合在一塊的……也罷，我可也不是讓人的……豬糞，你還給我造謠……我和阿蘭的事情還不是你告訴總辦的麼？……來罷，我和你算個總賬……

他默聲不響的時候，零亂的思潮立刻在他的腦海中澎湃起來。這些思潮都是適足以引起他的憤怒。他這不可壓抑的憤激，很可以把一切毀滅。他仇恨着一般工人，仇恨着機器，廠房，鐵塊，鋼板……工友們的談笑，他以爲是在笑罵他，於是他的不可抑止的怒火，幾將裂破了他的胸膛而向着他的四下包圍着的仇敵噴射。

近幾時來，這些情形常常苦悶着他，這一種不可言狀的內心的苦悶，確實使他非常難堪。

由這一種苦悶而造成的誤會，由這樣的誤會所造成的苦悶，弄到他沒有一刻的安甯。由這一種不安寧，造成了他的消極的頹廢的懷疑的全部意志。

——倪洪德！總辦在傳你……

工頭又走回來關照他，

——你……你稟告總辦麼？……

——哼，稟告！我要開除你也用不着稟告總辦。

• •

工頭帶着勝利的驕傲說。

洪德不得意地帶着失敗的屈辱而出去了。

總辦的辦公室，就在工廠的入口處。一行整齊的西式樓房，分設着一間間的公事房。他走近了那裏，從褲袋中摸出一團棉紗頭來揩擦着手，懼怯地跨進了總辦的溫暖清潔的辦公室。在一張公事桌前的漆皮地板上，他站住了，兩手捏着油黑的棉紗頭不停地交換揩擦着手指，兩眼一直垂到衣領上。

總辦是一位頭髮已經灰白了的老者。這時把全付精神注意在一夾公文上面。坐在總辦前面一張桌子旁的那位書記，却早已在注意着他了。

——你好……你做得好事！

總辦沒有把頭抬起來，只是如自語般說着。

——是他有意和我爲難，……總辦！

——哼……——總辦這才把頭抬起來，似乎他的頭太重了，費了多量的氣力，才慢慢地抬起了一點。他接下去說：

——我今決定把你開除了……大概你還想要瞞我罷。你還當我不知道哩……你……你做得好事呵！你調戲阿蘭，昨天夜裏到我家的後門口……

• 你說，你還能抵賴麼？

——……………

洪德完全怔住了，他想不到這事情會爆發得這樣快。

——我警告你，不是你的父親是我的多年的老僕人的話，我早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了！你快給我離開這裏……你知道麼，我不准你，我不准你再在這裏……你這不知恩的狗才……你要想想你是我養大的哩……

——但是我……我能上那裏去呢！

他的面孔鐵青了，不知所措地站着。他不爲他自己辯護，也不要求原恕；祇不過從心底裏發出了一聲

微弱的絕望的叫喚。這一聲叫喚顯然是沒有什麼效力。總辦用着更大的聲氣說：

——去罷，一句話，滾開罷，你不用再來糾纏我
•••我限你三天離開這工廠•••你知道麼，你敗壞我的門風！

總辦很爽利地帶着怒不可遏的聲氣堅決地說完了，又把那個腫漲了的腦袋低沉了下去。

——但是•••老爺•••

——去，去！沒有你的話了，你知道麼，我已經完全說過了！•••你破壞禮教，不守道德•••你•••要之你是一個壞人，並且太壞了•••去，快去！

——但是•••

——去，去！不用再開口，你還有什麼可以辯白呢！昨天晚上的確是你，你還說什麼？•••恐怕你自己還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個什麼罪名呢！•••你想，你奸淫，你，總之你在搗亂，你總太不可收拾了•••現在的共產黨就是像你這樣的壞蛋。你去罷，我

的廠裏用不着你……聽見麼，我的廠裏用不着你！

——老爺……我沒有錢，叫我能上那裏去呢？

到此時他不能不提着勇氣作最後的懇求了。

——哼！……——總辦得了勝利似的，把聲調低抑了些。在這一種聲調中充滿了驕傲和譏嘲。——你沒有錢，你就不應該調戲女人。你想，你就看看你的身上罷，你配和女人調情麼？……我說你太不安分，真是一點也沒有差。我告訴你，你知道窮，就得安分些。你想：這些奸淫，偷盜的壞事，不都是爲了不安分而做出來的嗎？

接末的幾句，他忽又提高了聲音狂叫起來。

——去，去！你總太壞了，你總太不安分了。我總用不着你，你聽好了！

他出了總辦的辦公室，一徑向他的寓所裏來。這時盤據着他的心中的是絕望的恐怖，和深沉的悲憤。他覺得他的一切就將從此而破產，他的理想已經從此淪亡。似乎他已預覺到飢寒的襲來和前途的愁慘與渺茫。這時他的思潮異常地混亂。

這些未來的恐怖，的確是壓在他的頭上了，或則可以說是從此開始了。因之他的內心深感到激刺，竟使他不能忍受而幾幾乎流下了眼淚。

尤其是他建築在阿蘭身上的理想，從此將完全倒坍。要之，他的希望是絕對地失望了！

假使他要爲他自己檢驗一下，爲他自己的將來精密地計算一下的時候，他一定會大驚一跳。他的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麼，他的未來又是些什麼？

他的所有的企圖，希望，愛情……和過去以至現在的生活，是怎樣地空虛，怎樣地幻滅！而他的未來呢，這未來的一切又是怎樣底空虛，怎樣底渺茫呢！但他沒有計及到這些問題上去，因爲眼前的切身的問題，已經夠使他煩躁，夠使他苦悶了。

陰霾的天空，昨夜的積雨潤溼着的滑膩的石子路，都是增進他煩悶的對象。他低着頭沉思着一路走來，用他的記憶力去摸索着道路。

一輛人力車從他的身旁擦過時，車上的警鈴發出叮噹的聲音，車輪滾過水窪中，濺起的泥污，灑在

他身上，這才使他抬起頭來，看着那輛簇新的包車和那跨着驕人的大步的車夫，他低低地罵了一聲，豬獠……照他這時的憤怒，真要一脚把那輛包車踏個粉碎，但是這一種勇氣立刻就靜了下來，並且仍然沉入了悲愁的深海，低下了頭，走他自己的路去。

他走近了寓所的近旁，却又躊躇起來。他好像遺失了一件不可知的東西似的，簡直茫然無措地思索起來，並且站住了。他茫然地徘徊在街角的邊隅，倚着一列低矮的圍牆，也不前進，也不退回，就這樣無可無不可地站着。

——怎樣呢？……

——假使遇着熟人問起我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的時候，我怎樣回答他們呢？

——總辦這老賊罵我什麼來？……壞蛋！你才是壞蛋呢，老賊！……你不把我們的工賬上加些花賬你也是一個窮蛋……你才是個壞蛋哩，我們的工錢都給你扣到腰包裏去了！……你才是個壞蛋……老賊！

——沒有錢不配調戲女人……呸，你的女兒才是調戲男人哩，你有了幾個錢，你的女兒把男人關在房裏算是時髦……老糊塗，你出錢買了幾個小老婆反算是闊綽，沒有錢的人和女人談了話就算是壞蛋！……

——老賊……假使我和你到天帝前去告個狀看誰是壞蛋！

他的思想又轉到阿蘭身上去；

——她一定還愛我罷，爲什麼她不愛我呢，我必得要有一個女人……難道我就不應該有一個女人麼！

——我祇有十塊多錢了……或者我能在紗廠裏找到一點工作。

他想到能在紗廠裏找到一點工作，他的勇氣陡然增加了一點；他又能開始他的希望了。

於是他折轉身來向着市內走去。他不論走向那裏去，都沒有定下目標，所以剛走得幾步，又使他不安起來。

——究竟應該往那裏去呢？……

他又躊躇起來，終於又在路隅徬徨着，不安定地瞬視着路旁的屋角，和來往的行人。

——最好設法見一見阿蘭，不曉得她知道我被開除了沒有。

——她或者比我還苦呢……或者她還在受惡魔們的處分。

這樣來回地徘徊的時候，他又走回了工場的左近的一片廣場上。那裏鋪着枯焦的蔓草，頭上蓋着灰黃色的天空；一切靜謐地安閒地存在着，祇有工廠裏機器的轉動聲，突破了這個幽靜的空間。

總辦的鋼絲盤的包車，閃過洪德的身邊時，車上的警鈴叮嚕地作響，這一種聲響中含有自尊的傲氣和刻薄的譏嘲。

他抬起眼來直逼着那輛包車，他的怒火在視線中不絕地噴射。

這包車在不平的泥路上輕輕地震躍，總辦的厚氈絨帽在空中輕輕地招展，車上的警鈴不住地叮嚕

噤……的響動。

洪德的眼光突然變得險惡而且可怕，臉上扳起了不寬恕的冷冷的表情。

總辦的包車轉了一個彎不見了，洪德還是這樣茫然地站着，兩眼瞪視着前面。發狂似的情激在他的腦海中挾着強烈的旋轉力在騷動，這一種騷動，藉着他的不可遏止的情激而增大了範圍，又因此而混亂了他的思維；終於使他矇懂，在他眼前起了一陣昏花。及到他再把眼光集中到前面時，他的情激却又變得非常地狹隘，他的整個的思潮只是集中於他眼跟前一輛正在向前飛奔的包車的幻影。

——你把我開除了，你要開除，你就開除罷。……可是你得要知道……你們的一切是我……我們的……你，你們，不要在我的面前做作着。我對你說，你要把我怎樣，你就把我怎樣罷……但是你得要曉得……你，“你們”是“我們”的“肥豬”，你知道麼？假使我要你死的話，那你就不得不死！

——記着罷，你們把我們怎樣“統治”着……

你們如像盜匪似的在沒有真理，沒有光明的深夜裏把我們的權利，幸福，愛和愉樂通通剝奪去了；凡人類生命過程中所必需的一切，都給你們偷竊去了。

……但是我總忍耐着，忍耐着，到最後一分鐘，一秒鐘的時候，你看着罷，我們就不是你們的勞動的奴隸了，不是你們所能壓抑得住的囚徒了！……

——我才是你們的主宰者，凡生活中的一切的權力，都握在我們的手掌中……我已經長久長久忍耐着了，你看這黎明時期總會到來的。

直到午飯的時候，他才回到了他的寓所門前的熟食舖內。在那裏和每日一樣，那時正擠滿了赤着腿的人力車夫，和鐵路上的搬運夫。

洪德帶着無涯的羞憤走了進去，靜靜地在一張桌子旁斜倚着坐了下來。坐在他身旁的一位人力車夫，正把腿高高支起，嘴裏用力嚼着一塊焦黃的鍋餅皮，見他走來把身子扔了扔，讓給他一個寬裕的地位。在他的對面是一個焦黑瘦小的運煤夫，披着一件不湊身的破外套，很貪食地把頭俯在一隻菜湯碗裏

喝着湯。他呆看着他們，等他自己的菜飯送來。

——你，難道你當我說假話麼？

人力車夫抬起他疑懼的眼光向着那運煤夫說：

——那麼怎樣呢？

運煤夫把頭從菜碗上抬起來問他：

——那麼，那麼他把我打了！他把他的手杖打斷了！

——那你真撒謊了！難道一個紳士會這樣野蠻麼？——運煤夫把臉轉向洪德去，像要徵求他的意見似的。但立刻又回復了他的視線接下去說：——據你說那個女人的確是走到一家門裏去的，那麼他那能怨你呢？

——他說我跑得太慢，所以那女人會不見了！

運煤夫又把頭低將下去喝他的菜湯，不睬那車夫了，車夫却還啾啾地述說下去：

——還有呢！……我遇見過好幾回了，那些紳士們最喜歡僱着人力車來追女人，追不着的時候總是我們倒霉；假使追着了，往往連車錢也不給，跳下

車走了。．．．

——算了罷，我不要聽你的胡謔。

——怎麼，胡謔麼，．．．還有呢．．．

——一句話，像你這樣說，你就犯不着做車夫，
犯不着做車夫．．．

運煤夫說話未免太熱情了一點，不覺將手一擺，
把一碗菜湯全潑在那張桌子上，菜湯淋下去，一直淋
到了洪德的身上。

——我真不該聽你的倒霉話．．．你看，你看！

運煤夫直叫起來：

——你這不睜眼的豬糞！你看，你把湯潑了我一
身了！．．．

洪德從凳上站了起來，隔着桌子去扭那運煤夫
的衣襟。

——喂，朋友，不要鬧笑話。

運煤夫把一隻手格開了洪德，止住他的暴舉。

——怎麼，你要打我，你要打我．．．

洪德捏緊了拳頭猛擊過去，於是兩個人真的扭

住了打起來了，把隔在他們中間的那張食桌推得左右幌動。坐在那裏吃飯的，都搬了飯菜望別桌上擠。

過分的憤激昏迷了洪德的判斷力。他退後了一步，猛然把頭一昂，似乎要向空中發出一聲狂暴的復仇的叫喚來。他的狂妄的怒氣，在他胸中不絕地迴旋，擴大，似乎要裂了他的頭蓋而直冒上屋頂去。忽而他的思潮又變得狹隘起來，他的狹隘的怒潮中顯現着一個坐在雪亮的包車上，戴着溫暖的灘皮帽的總辦。於是他又緊握起拳頭猛擊過去，兩眼中射着狂人的火炎。

許多堅強有勁的臂膀，把他倆的格鬥分解開了，並且把他拖出了舖子。但他的不可遏抑的怒潮還沒有平靜下來。

回到了寓所之後，他開始覺得疲乏起來，獨自斜躺在牀上，默想着剛才的無來由的怒火，竟使他自己也無從辯解。他的結論是剛才的憤怒決不是對那運煤夫，這一種憤怒是早就盤據在他的腦海中了。假使要用具體的文字來解釋的話，那祇有這樣說法了。

——哼，你們知道麼，這是我的權力！我要打你們！就打你們……你們這一般無可救藥的東西，你們偷盜，搶劫，說同行的壞話，陰險，狡滑，奸淫，趨炎附勢……你們這些無惡不作的東西，你們已經把世界弄得這樣壞了……你們要知道，我打你們，就是因為我要打你們！……

——記好，我教訓你，並且說給你們全羣聽，這就是我的權限……

他把兩臂突然舉起來，打了一個呵欠。他的兩眼直視着屋頂，眼中還不絕地迸裂着怒火。

北斗星剛剛落在對街的屋頂上時，洪德走出了寓所的前門。街上冷清清地沒有一個行人，祇有遠處的野犬應和地吠着。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孤獨地走過了馬路，和煦的風帶着白楊葉的清香送進他的鼻孔。路上的街燈，如鬼火般在幽然發着嫩紅的光芒。警察也沒有了，祇有幾隻野犬拖着尾巴在暗地裏遊行。他像是竊賊似的偷偷地走着，心中充滿了希望的熱情。

結局他走到了東山的脚下。正在他預備爬上山去的時候，在山坡上迎面走來了一個女子；模糊的身影，在星光下浮動着，使他驚呆了，突然把脚步停住，全身起了痲癢，皮膚上頂起了密密的細疹。那女人始而和他一樣地震驚了一下，後來突然撲向前來。

——洪德，你也沒有睡麼？

——我……——他的驚異顯然還繼續着。

——我來尋過你，但是你那裏的大門已經關緊了！

——我們找一個地方坐坐罷……但是你怎樣出來的呢？

他倆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他靜靜地在星光下凝視着她，她緊緊地伏在他的身上，他緊摟着她，替她擋着寒氣。

——他們把我趕出來了呢，所以我來找你……
• 洪德，我願生死都和你在一起……你被他們開除了，這個我知道，我統統曉得了……我很擔心着你呢！……

——我們不是都有一雙手麼，祇要我們能常在

一起，我們是無論到那裏都可以生活的。

——你不會離棄我麼？

——永遠不會離開你，蘭妹……但是他們怎樣把你趕出來的呢？

——這還不是和你一樣麼？……我們不要談這個了，我們忘了牠罷！

他把她緊緊摟着，把臉兒湊近去吻着她。

——蘭妹，你不要離棄我！

——我們永遠不會離開！

他更把她緊緊摟着，壓着他的胸脯。但是過分的喜悅突然把他驚醒了，他纔知道他所緊緊摟着的是他今晨起來時未曾摺疊好的被褥，不是他的阿蘭！

突然的悵惘和無望的熱情困頓着他，他頭裏覺有一陣陣的劇痛。他慢慢地坐起了一點，抽起一支紙烟來吸着，靜默地吐着烟圈。心裏塞滿了無涯的惆悵，空漠的哀情和過分的煩躁。

這時從和他隔着一層薄板的房內，傳出了一陣尖銳而流利的女子的笑聲，和很自然的男子的應和

聲。在笑聲中夾雜着不聯貫的斷續的談話，小孩子的
啾呀學語聲，湊成了一幅活現現的和諧的家庭生活的
縮影，很清楚很刺耳地送進洪德的聽覺。

洪德大口抽着烟，恨恨地吐着烟絲。他怕聽這一
種聲音，於是站起來，在房中踱起步來。他用力踏着
樓板，想藉他的足音以混亂他的聽覺。

但是他無論怎樣想掩蓋住這一種可怖的刺激的
襲來，而這一種刺激偏會清淅地帶着不屈的威迫而
闖進他的耳鼓。尤其是在這一種談話聲和笑聲中，時
時雜進一番低低的細語。這一種細語，當然是怕人聽
見的密談。在一陣細語之後，接連着更爽利而動人的
狂笑。

洪德的不可遏抑的怒火又無端地被引起來了，
這怒火中又增加了他無可轉寰的怨恨與憎惡。他的
憎恨並不由於羨慕和妒嫉，他的憎恨就是憎恨。他用
更重的脚步踏着樓板，使他發出更大的聲響。這種無
用的懦弱的行爲不但對於他沒有一點幫助，却反而
因了這一種興奮的行動而增燃了他的憤怒的烈火。

憤怒使他不能忍耐，不能自主，他走近板壁去握緊了拳，向薄薄的板壁猛擊；把那板壁搗得高聲嘯吼起來，並且劇烈地震顫着。

這一次神經病的發作，惱怒了隔壁房間中的那對男女。他們起初混雜地無所措足地向房間的那一面移動，雜亂的步聲，踏得樓板得得地猛響，其間雜着女子的驚叫聲和男子的疑懼聲。繼而那男子突然嘯吼起來，語句間挾着不可侵犯的威脅，像裁判官詢究一個罪犯。

——喂，誰呵！

洪德沒有回答他，他立刻離開了板壁，站在房間的中央。他似乎勝利的戰士一般，在他的微笑中表示着他是怎樣的驕傲和他的玩笑的成功。於是他自然地把手伸向天，打了個呵欠。他似乎忘形地笑着，他的內心的滿意，可以在他的眉宇間看見。接着他把手指用勁捏着，使得關節間發出脆弱的響聲。在他每種行動中，無不表示着他是在怎樣的得意而把內心的苦悶完全忘掉了。

他又在房內來回走動起來，臉上浮泛着微笑。隔壁房間裏的威迫聲又來了，並且來勢更形兇惡。

——鬧什麼……豬糞！

——你鬧的什麼哪，豬糞！

洪德沒有發怒，他的答話好像是和一個朋友開着玩笑，他的面上的微笑仍然沒有消失，不過語調間稍微帶有些報復的口吻罷了。但是隔壁的那人却突然忿怒起來，高聲咒詛着，叫罵着，繼續了很久沒有停止。結末他說：

——你再罵看，我來撕你的嘴。

——怎麼，我罵你……豬糞！

他突然改換了一付駭人的面色，很響亮地又叫罵了一聲，並且立刻跳向門外去，發狂似的叫嘯着，滿身震顫着。

——你來！……你敢……你敢……

隔壁的那人也從房內衝了出來，他粗暴地愚魯地直衝向洪德的身邊，用手指着洪德的面部，訴說着他的理由，表明白洪德實在是咎由自取。但是洪德並

不要和他講理，他要罵人就是因為他要罵人。他的憤恨是廣泛的，他是要向全人類復仇。這就是他的絕對的憎和廣泛的惡。他要打你，這就是因為他要……

不到兩分鐘，兩個人就扭住打起來了。誰也沒有看見他們是誰先動手，兩個人只是詛咒着，扭打在一起。院內的居戶都走出房門來站在廊前，把背倚靠着沿廊的樓欄杆。樓下也站滿了人羣，小孩子睜着滾圓的眼睛，頂着脚尖站在大人的背後。

空氣變得熱烈而興奮，各人帶着歡愉的笑容來賞玩這幕有趣的喜劇，祇有小孩子們不安定地驚懼着。

和洪德打架的是一位矮小精幹的火車司機員，他把身上披着的一件舊毛呢大氅卸在門旁，撲上去扭住了洪德的衣襟，他動手亂打起來。幸虧洪德的身材高一點，所以也沒有吃虧，他一把扭住他的頭髮，提起右手來槌他的背脊。

兩個人各不相讓的互毆着，旁觀的人無止息地喧鬧，哄鬧，鬨笑，……也有人在嘴裏發出尖銳的

叫聲爲他們助威。小孩子們的膽量也漸漸大了，開始在人叢裏活動起來，並且拾起地上的水菓皮望樓前拋擲。祇有婦女們膽怯地留心着誰打了打就輕微地叫喚幾聲。

終於是洪德吃了虧，他被那人推跌了一交。

他像戰敗了的老公雞，垂頭喪氣地倚靠着牆壁，忍受着那人餘怒未息的咒罵。他非但不動手了，並且一聲也不響，隨他們去怎樣擺佈，忍受着旁觀者的譏笑。這時圍觀的人衆同聲發出了一個喧囂，有的就此漸漸散去了，有的還吶喊着，想重引起他們的興趣而再演一度給他們看個痛快。

洪德深受了屈辱的刺激，非常忿恨和怨怒着。雖則他沒有開口罵人，也不會動手打人，但是過分的憤激，鼓勵着他，使他昂起驕傲的頭，向着那火車司機員狠視了一眼，跨着大步走進自己的房內了。他雖則深深地感覺到了戰敗的屈辱，但是這一種屈辱却適足以激發他的勇氣。這個勇氣就是他對於這虛偽自私，幸災樂禍的人類的絕對的憎惡。他又在房內跨着

大步，用力踏着樓板。外面的人們，正奮興地調笑着，談論着；那火車司機員帶着勝利的驕意，誇耀他的氣力，談論他的能幹。他們聚在那裏長久長久沒有散去，把洪德一個人遺忘在房內。他只是沉思着，默想着，外面的人們底聲響，聲聲刺激着他，使他難耐，使他深感到戰敗的屈辱，而更廣漠地憎恨起來。幾次使他忍無可忍了，想撲出去，把所有的人們一齊捏在手掌中，像小石子似的把他們一個個拋向天外。他的沉思冥想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你們這些號稱‘人’的動物，究竟是些什麼怪物？你們自相殘害，自相詛咒，自相矛盾……你們把一切真正的愉樂，真正的意識通通蔑視了，而各個人還要緊緊地抱着各個人的可憐的企圖在暗裏摸索着。你們要在這一種企圖中尋求所謂‘愛’，所謂‘愉樂’，這是何等愚蠢呀，人類中最可寶貴的‘愛’已經被你們的劣根性所蔑沒了，難道還有比愛還寶貴，還神聖的另外所謂的幸福存在麼？……

他對於一切事事物物通通不滿，他憎惡一切，甚

至他還憎惡自己的存在；於是使他懷着不安，使他的感覺窒悶。他坐了又立起來，立了起來又坐下，兩眼張望着窗外的狹長的天井，和對面灰色斑斕的牆壁，這牆壁把日光通給遮沒了。他就在這晦暗的房內徘徊着，因而他想到死，想到逃避這不可赦免的罪惡的人生。

立刻他好像被人呼喚了一聲似的，突然伸手抓着他的帽子，望頭上一壓，一點也不躊躇地跨出了房門，把門緊緊關上了。這時院內的人衆已經散去，祇剩下幾個婦女和小孩們出奇地瞪着他。他沒有注意他們，一直向大門外去。

——哼，你沒用！你打敗了！

一個孩子正站在門口玩着，看見他走出來，怯怯地諷笑着他。

——我裂死你這小流氓！

——但是你總是打敗了！

孩子却並不示弱，只退後了一步，更高聲地喚起來。但他却似乎受了過分的侮辱，他的怒火正找着

了發洩的機會，就大步跨上前去，伸起粗健的手臂望那孩子臉上劈地一記巴掌，並且奮力推去，把那孩子一直推跌在牆腳前打滾。

——你也學壞了，小流氓！

孩子倒在牆角間號哭起來，他恨恨地走出了大門，踏上了街道。

他不知道要上那裏去，他那裏都不想去；就是這樣使他煩悶，悲哀。復仇的念頭充滿了他的全部的意識。

——這刻薄的狡猾的總辦，粗暴野蠻的火車司機員，還有那學壞了的小流氓……世界是變得這樣不可收拾了，連小孩子也學得這樣壞了！

他下了一個決心，他想開始毀滅這世界，毀滅這些人類；他並且還要努力創造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可以供他任意享樂，有應有的歡娛。他知道人類要把生活建築在愛的根基上，人類要盡愛的義務，而收愛的宏効。所以他憎恨這虛偽的腐化了的現世界，他不遲疑地對於這現實的人生加以根本的反抗；絕對

的厭惡。

他想到自殺！

由於憎恨和厭惡，對於現世界的不滿是最容易想到自殺一條狹道，這想藉此逃避這厭惡的人生和現世而進到另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中去，這是當然的結果。

洪德雖幾度曾被死的影像所籠罩，腦海中曾幾度浮泛過死的微波，但他終於不會去死，這並不是他缺乏勇氣，實在是他還不會想到過死對於他有何等樣的益處，尤其是他不知道他究竟爲了怎樣重大的理由而不得不去死！

死，爲什麼要死呢？難道是爲了被壓迫而做一頭甘心犧牲的羔羊麼？死，就這樣無聲無臭地死了麼？——他對於這個世界多少還有幾分留戀，雖則世界給了他無涯際的悲哀，無止息的苦痛，但他對於這世界尚有一線的希望，這希望一刻不離地緊隨着他。他知道這世界終究是光明的燿燦的，在這世界上還有未泯的真理被陷在那些萬惡之叢的深坑中，這真

理終於要有發現的一天，到這時，世界就黎明了。

因為這樣一個理由，所以他必得要等着。

其實死就是死，自殺就是自殺，假使必得想想死的必要時，那麼世界上的事物究竟是比死來得值得留戀。就是痛苦也比死來得真實一點。

自己也沒有留心到他自己的行動，他已走到了火車站附近。在那裏等候着幾輛人力車和幾個做小買賣的小販。想必是火車快要進站了，嘈雜的人聲騷擾得非常，站內的火車機頭髮了一聲尖銳的叫聲把貨車拖開。

洪德跟隨着羣衆走進了火車站，鄉間的小火車站是用不着買月台票的。他和一些候車的旅客在月台上站着，同樣焦急的目光等候火車進站。

一聲火車的幽長的汽笛聲，挾着車輪與鐵軌相磨擦的響亮的吼叫，從站外送來。旅客們突然騷動起來，都從地上拾起了他們的行李奔向前去緊排在月台的邊沿上。

火車進站了，拖着濃重的烟圈在牠的背後，人聲

登時鼎沸起來，洪德也擠在人衆的頂前排。火車頭挾着巨大的力量，在他後面拖拽着很長的車廂，從鐵軌上蜿蜒而至，在車窗中伸出無數旅客的頭顱。

他呆住了，他覺得火車是一件至上的神物。雖則他不是頭一次看見火車了，但他這一次才覺得牠具有這超凡的力量。牠用着自己的力在路上走動，並且牠的重量如是不可計算，假使把身體向鐵軌上一橫的時候，就可以頃刻把性命結束，這肉體在頃刻間就可以輾成幾段。

他很能夠這樣做一下，這樣的死法是很痛快很神速的。就這樣輕輕地望鐵軌上一躺，一切都就此消滅了。火車很可以把他輾得血肉模糊，使人們不能辨認他的面目。假使他這樣死了以後，一個人也不會知道是他，於是在這村鎮的茶寮中酒肆內被人談及，並且還可以造成一些驚人的謠傳。

火車停止在月台旁了，旅客們忙着上下，人們都波動得不得安定。洪德也被他們推擠着，被笨重的行李撞擊着。他跟着下車的旅客走了回來，站在候車室

的前頭呆立着，接着又想道：

——我不要把面目壓得模糊了，使人們不能辨認。因為我要使人們都知道是我死了，於是他們好把這消息傳出去，傳進阿蘭的耳中。她聽到了就會號哭幾個整夜，她會終身紀念我。

這樣無統系的漫漶的思潮，在他腦海中起伏着，沒有什麼可使他注意，沒有什麼刺激他。不久，火車又嘯吼了一聲向西馳去了，站台上的人們登時空虛了，空氣沉寂了，祇有幾個少數在等候下行列車的乘客，在那裏焦燥着。這時上行車已經出了車站，在灰黑色的天空下向着霧濛濛的天際而遠去。他出神地凝視着，並且給與了他一種靈感。

他覺得火車是如是的神速，挾着神的能力，可以立刻飛向飄渺的遠處。祇要一瞬刻間，牠已載了旅人漂向極遠的異鄉了！在那些他所沒有到過的異鄉之中，有許多未曾經驗過的事事物物，有許多可以親信的友朋。比這裏來得好些，在那裏至少沒有這樣狡猾的刻薄的總辦，這樣粗野的沒有人性的羣衆，和沒

有教養的孩子。在那邊至少至少不會像這裏這樣自私，虛偽，無惡不作……在那些不知名的所在中，定會有一處是光明合理的天堂。至少至少，在那裏總能給他以一點新鮮的愉快。

於是他決定坐火車去旅行，他決定離開這個討厭的地方，逃避出這個使他苦悶的壓迫他的故鄉而漂泊到遠處去。

這時站台上的人衆又漸漸聚集攆來了，一些旅客們搬着笨重的行李圍集在賣票房的窗口。洪德抬起頭來微微笑了笑，他表示他的遠行的計劃非常滿意。於是從身邊摸出幾個零錢來，到票房的窗口去購票。

他把購來的車票捏在手裏，很得意地瞬視着週遭。他的腦海中祇澎湃着脫離這罪惡之鄉而將走入另一個新世界的快感。他沒有計及其餘，時時地回過頭來巡視着他的故鄉，很驕傲地自信地在他心裏說道：別了，這所有的一切，別了，這一切的一切……別了，我的故鄉，別了，你們這些自私自利的人類。

別了，蘭妹！我們再會罷！

他帶了滿腹的熱情而在站台上踱着，一覺間的熱淚從眼眶中流下來了。他立刻舉起衣袖拂拭着，但是淚珠却不絕地在他的兩眼中浮泛，朦朧了他的視線。他不了解他的熱淚爲了什麼而泛流，他爲了什麼而悲哀，他默然了，如像他自己正漂泊在無涯際的海洋之中，隨着如山的白浪在浮沉。他的內心隨着浪濤的起伏而搖搖不定，他的神經完全被一時過分的悲哀所麻痺，似乎覺得他的週遭有無限的恐怖而使他覺得他是一個浪人，是一個漂泊無依的遊子，對這沉默的故鄉依戀着。

並不是故鄉有什麼使他留戀，也不是未來的目的地有何不滿，他不過覺得他自己浮萍一樣的人生無所戀，無所憑藉。至於他的熱淚，連他自己也沒有明白究竟爲了什麼而泛溢。

車站上的夫役拿起一個黃銅的喇叭走出門來，在月台上吹起幽長的聲響，報告旅客們火車即將到站。他也隨着旅客們向站外探望了一陣。這時他的勇

氣完全消失了，他焦躁着，凝想着。

直到火車停在站台前了，他仍然不自主地混漠着，慢慢跟着別的旅客走進了三等車廂。

車廂中的旅客並不擁擠，只是被上下的人們擾攘得秩序有些混亂，他在車廂的最深的角隅坐着，靜靜地觀望着在淡巴菰的濃烟中憧憧來往的人影。他坐定了之後，在衣袋中摸出一支捲烟來吸着，在這不流動的厚空氣中，他口裏吐出的煙絲結着濃濃的一團。

漸漸地靜了一點，火車機頭上突然嘯叫了一聲，帶着車身向前移動了。洪德探首到車窗外觀望着，幾個送別的人和車上的旅客在週旋，這使洪德感覺到孤零的漠然的悲哀。他的兩眼不瞬的注視到車廂的頂篷下的幾個行李包出神，他的心中輕微地蕩漾着漂泊者的哀愁。那些送別的人們和旅客們的週旋刺激着他的麻痺了的心情，使他深味着人世間愛的意味，而更形促起了他孤零無告的悲情來。

至少在這個時候他不曾厭惡人類，他不曾厭棄

人生。因爲人世間愛的意味啓發着他，使他深受了熱情的陶融。

不覺間火車已經離開了站台而走往東去，他惘然地悵望着窗外的朦朧的景物，大口地吐着烟圈。

——別了，我的故鄉，別了，蘭妹！

他把身子稍稍移動了一下，在心中如懺悔般默念着。

車內的旅客，車外的荒地都是些不認得的生客。他一個人孤零地坐着，這一種旅況的孤寂使他的神志昏悶，他似乎這樣設想：這飛一般在馳騁的火車，不知帶着這一班各不相識的人們往何處去；這些各不相識的旅人在這同一的車中向着一處茫無涯際的地方遠逝。我們不知向那裏去，我們在同樣的命運中受同一的車頭的驅使。或許我們即刻會死去，論不定火車出了軌或者中途斷了橋樑。要之，我們都在同一的命運中！但是車內的人人，都帶着一付漠不相關的表情而漠然地坐着，他們的面上都刻着‘自私’二個明顯的大字在昭示他人。

這又引起了洪德的憤激，他站將起來，理整了一下衣裳，把眼向車廂中的旅客溜視了一遍。

我將把你們一齊毀滅，我要毀滅這現世，我要毀滅一切……

在他過去的一生中，使他值得歡欣而留戀的是他混漠不知的童年。一個人每當孤寂的時候，悲哀過分了的時分，最容易憶起他甜蜜的童時，以調節這眼前的哀感。

這些安靜的充滿愛意的生活，他甚願重複一回，甚願再接觸一下他母親的暖熱的胸脯。但是一切都成了過去的幻夢，一切都完了，剩下的祇是他孤零的一生，他的無告的悲哀；他祇一個人遺下在這自私的萬惡的塵寰中！

這不過是一瞬的辰光，他的父母死了，他的兄弟漂泊到青島去了，而他又終於逃不脫這命運的擺佈。

II

火車送他進了青島的站台，在那裏鼎沸的人聲異常騷擾。他立起身來跟着旅客們出了車廂；在月台上喧騰着接客的人衆與旅客們的道契聲。他孤零地在人衆中擠着，沒有一個熟人向他招呼，祇是他一個人走出車站，跑向馬路上來。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天空中幽墜且沉靜。車站前擠滿了車馬和旅館中接客的侍者，多少微弱的燈光在暗地裏閃動，汽車上的喇叭聲在他的背後嘯吼。他只是孤獨地走着他的路，雖則在他的四旁擁擠着許多人，却和他沒有什麼關聯，他也不和人家起什麼糾葛；在這樣的情景中是最容易促起旅人的淒清的哀愁的。

洪德到青島雖則不是第一次了，但是黃昏時候的昏黑，幾使他模糊了路途。

他沿着泰安路一直望北走，到他兄弟處去。他的弟弟是在一家日本洋行中當守門的職務。

兄弟倆見面的時候，感動得流起眼淚來。

第二天早晨他穿好了衣服走向海濱去。天氣變得明朗了，不過是半島的氣候，天空中總散佈着一層薄淡的霧水，模糊着遠遠的山巔，街旁的樹木。來往的人們，永遠是擁擠着，忙碌着。到底是商埠的市街，比閉塞的鄉間來得生氣勃然。他不再感覺得清冷，街道上的行人，永遠是閒適的愉悅的，街旁的護道樹也帶着沉醉的顛簸而振搖在微風裏憨笑。

他跟隨在別人的後面，也像一個忙碌的人員一樣，一直來到舞鶴灣前的海濱。依着海灣的一行矮柏，還帶着深沉的蒼綠，白石的欄杆，圍着澎湃的海潮，極目處隱約着海天交接處一條朦朧的痕影，不平的浪濤，激着沿岸的礁石鳴吼出巨聲來。沙灘上映着淡淡的日色，射出耀目的閃光。

他沉醉在這大自然中了，他的心靈被大自然的精靈所陶融，而使他入於忘我的境地。濱海的天空，自有刺激性的明爽。那極目無涯的自然的偉大，激發了他的靈感，使他的呼吸爽利，他的視覺明潤起來。他感覺到這大自然的美好，和悅，神妙，在這整個的

空間，如像一球形融潤的結晶，他竟被大自然所感應，他覺得他是這大自然中浮遊着的精靈，他決不是與大自然分離的另外一個肉體。

剎那的感慰使他忘掉了一切，忘掉了痛苦，忘掉了他可憐的半生，忘掉了所有的一切……他躡足走下石階去，坐在為陽光所浸染的沙灘上，靜對着這不斷地滾滾的波濤，激着水邊的石塘，飛濺起白雪似的浪花。幾點遠遠的扁舟，蕩漾於微皺的水面。他的思潮忽地澄淨，明朗，他的靈魂似欲羽化而飛騰。

週遭的自然的偉大和宏壯，完全感動了他。他這才覺得他自己是何等地渺小，何等的空虛，在這大自然的整個空間中，充滿了無限的愛意和愉悅，週遭的景物，都是怎樣的充實，調和，他覺得自己是大自然的寵兒，又是宇宙的森羅萬象的一連鎖。

幾個日本孩子在他的身旁嬉戲，他們撮起軟沙來堆疊城牆，找了貝殼來埋葬……孩子們自由地在他們的世界中嬉遊着，他們沒有什麼目的，沒有什麼使命，他們把城牆疊了又拆，拆了又疊，在消耗着時

間，他們沒有希求，也沒有什麼爭執。

這個又使洪德深深地感動了。這樣愉悅和諧的生活中，充滿了不可解釋的愛意。他們是大自然的化身，愛之創造主，愛之本身。

於是洪德對着這偉大的自然，懷着無涯的懼怯而深自懺悔起來。

起初他覺得他自己漸漸昇騰，漸漸擴大，如像他自己的肉體受了某種作用而分化，分化成無數微細的精靈而分佈在這偉大的週遭。所有的山水樹木完全存在在他的範圍中，好像他自己的偉大的確可以包藏着宇宙間的萬有。

但他立刻又覺得自己的空虛，自己的污濁，他自己深悔起自己的過錯來。他的憎恨，他的仇惡，他的一切所犯的罪過，都集中了目標向他猛攻。他感到他是自然之整體的破壞者，自然給與了他愛和美而他所給還的只是憎惡與仇恨。這種不可赦免的罪孽開始受良心的審問。

他想從今後得對於自己嚴格一點，不要把人類

的劣根性由他而暴露，以陷於不可自拔。

立刻他站了起來，向軟和的灘頭踱着步，這時有一陣女子的嘻笑聲刺激着他，他似得了靈感般回頭來探望。

——啊，女人……

女人的優柔的身材和尖聲的嘻笑，使他的心絃躍躍跳動。他頓時沉默了一會，在這一瞬的沉默中，女性的誘人的肉感對着他的心靈起了一度爭鬧，終於使他不能自主了，他的目光常久不離開女子的身上。

他很想避免這一種人類普遍的弱點，但他沒有這超凡的能力來克制自己。

大概是他對於肉的飢荒太甚了，所以他對於女子永遠抱着不可解釋的迷的觀念。當時他躡足走近女人那裏去，性的煩悶壓抑着他的胸脯，使他的呼吸壅塞。他不自主地緊靠着女子的身旁走過，使得他的衣袖輕輕地觸着女人的豐盛的臀部。這時他得到了一種微妙的快感，這如醉的感覺，如像被沖和的葡萄酒潤濕着喉頭。他立地又走開了。

一個闊綽的紳士正從他的劈面走來，瞪着兩眼注視了他一會，立刻把眼光溜過去望着女人。一身時髦的服裝，一雙擦得光可鑑人的皮靴，在軟沙上輕輕踏着。他顯然是剛用過晨餐走來散步一會，呼吸新鮮空氣以調節他的身體。梳得光亮亮的一頭黑髮，從帽簷下漏出來垂在腦後；肥白且滋潤的肌膚，紅潤的雙頰，一望而知是度着閒適的合於衛生的闊紳士。洪德轉過身來跟在那人的背後。

那人跨着穩健的步武，帶着白色手套的手裏揮着一支散步用的手杖。也不瞬地注目着女人的行動，以調節他閒適的生活，興奮他被幽逸所麻痺的神經。

洪德帶着不客氣的神氣注視着那人的背後，那人以無顧忌的眼光偷看着女人。洪德的眼中層層加緊地冒着不可抑止的怒火，他這時不再感到大自然的美好，而祇覺得這人生的愚頑與臭惡。

憎恨激起了洪德的暴怒，他不顧忌地跨着大步，走向那人的前面去。但他沒有留心，却撞着了那紳士的臂膊，並且蹴起的細砂礫揚在那紳士的靴上了。

——瞎了眼睛的昏東西！

紳士可怕地叫罵起來，洪德沒有回答他，他內心的憎恨却又像海水一樣澎湃起來了！

——沒有廉恥的昏東西，你們做了怎樣臭惡的事情！世界都被你們這些流氓們做壞了！你們這些閒適安逸的流氓，你們吃飽了安逸的飯，你們做下了無法無天的惡事以消磨你們無聊的永晝！……

洪德在他的心內這樣咒罵着，雖則他不曾喚出聲來，但他似像已報着了仇似的向前踱去。

直到午飯時候，洪德才回他的兄弟處去，過分的煩悶抓着他，使他厭倦，昏亂。失業的憂鬱和飢饉的懼怯，尤其是漂泊的哀感與孤零的愁緒困疲着他，使他難於支持。

他走到深山公園的左近，頭腦感到了突然的漲痛，神經似乎錯亂起來。其實是過分的沉思混淆着他，使他昏迷了！

正好一輛漂亮的汽車，捲起滿天的塵霧而在他背後奔來。警告行人的喇叭聲，在背後催他避讓。

汽車走近了，一聲猛烈的嗚吼聲刺激着他，這才打破了他的沉思，去驚避牠。

他突然向街隅一跳，撲向旁邊去。但他的腳尖正觸着了矮柏旁的鐵絲網上，身子倒了下去。一聲裂帛的尖響，他的衣服破碎了；於是引起了公園中的遊人們一陣歡笑。

他站了起來，懊喪與煩悶又緊緊把他包圍起來。他悵然地撫着衣服上的破洞而繼續走他的路。

因而他又憎恨起汽車來，憎恨一切物質文明，憎恨一切世界上人造的東西。凡這些東西都是人類史上的污點，因為這些東西祇可以裝璜人類的罪惡，這些文明的利器明明昭示着洪德說——看啊，這是殺人的利刃！所以他不得不這樣想：

——有錢的人都把這些東西拿去享樂了。他們霸占了這些東西適足以拿來‘殺人’！但是這些東西都是沒錢享受的人們的汗血！……

他在他弟弟處吃了一點午飯，兄弟二人坐在那家日本洋行的門房中，他羞怯地注視着他的弟弟懺

悴的面目，長久長久沒有一句話說。末了還是他的兄弟先開口。

——那麼你想怎樣呢？

——在這裏一點工作也找不着？

——這裏失業的工人有幾千，天天鬧着共產黨擾亂的風雲！

——那麼怎樣呢？……我想到傭工介紹所去，就給人家公館裏做個僕役也好……

——你且去試試看呢！……但是我……我的意思，你還是回去……最好再向總辦懇求一下。

——難道……我還要懇求他麼？……他……

……

——……………

他懷喪着走向傭工介紹所去。不論怎麼樣的工作，祇要能免於飢餓就是他唯一的希望。

從傭工介紹所出來，他走進了一家小酒肆中。北地的小酒樓，灰暗且冷落。狹小的房間中，排着幾張滿是油膩的四方桌。幾扇窗戶，玻璃通已打碎了，用

舊報紙裱糊着，屋內異常黑暗。

他帶着孤零的哀情，凝固的憂疑而喝着劣等白乾。他經過了深重的刺激，失業的苦悶，鄰人的嘲弄，資本家的壓抑，並且深感了失戀的悲哀，性的煩悶。

••• 在表面上，他一點也沒受影響，但是使他的感覺遲鈍，神經時常錯亂，而他的態度愈加冷靜了。他近來不愛多講話，就是人家對他絮聒的時候，常常會引起他的惱怒，甚至要粗聲應答人家。他的心地漸漸變得固執且偏狹，譬如在他細細思索的時候，他總以為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統統是不對的，他無需乎細想，他知道在這世界上祇有他自己是對的。所以他每每自信地兩眼向着天，在他的神氣間好像在說：

——我究竟做差了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成見，養成了他的固執與偏狹，因為固執與偏狹，促成了他的無來由的怒火。這種壞脾氣就是使他痛苦，使他懷疑的根苗。

我們可以簡單說一句，他的心靈是充塞着不可妥協的矛盾。腦海中澎湃着無政府的混淆。

他大口吞飲着酒精，他的混淆的心靈，使他對於一切都覺得模糊了。雖然他時時舉起眼睛來向四週巡視，但他決不會注意到任何事物。

在那酒樓的下面，時時衝上來一股嘈雜的人聲和對面一處小戲院中發出的鬧人的鑼鼓聲，間或是一陣鼓掌聲。

他飲得有些微醉了，他的頭開始鄭重起來，並且感到由身內蒸騰出來的煩熱。他順手把身旁的一扇窗推開來，讓窗外的冷風來潤拂他焦灼的雙頰。

當他把樓窗推開的時候，一陣更猛烈的繁雜的聲音突進他的耳膜。這一種聲音好像帶着天場下來的崩騰聲而飛捲進來，在這一種聲響中，雜着金鼓的巨吼和鼎沸的人聲，頓時突破了他的靜寂而帶給他以不預知的災害的預兆。這聲音又如象徵着世界的末日的到臨，人類的猛烈的爭鬪，世界和平的破裂。

• • 在這嘈雜的聲響中，雜着灰色馬的鐵蹄聲和戰神的振翅。這一陣崩天撼地的奔騰聲，的確把洪德驚呆了，他的頭顱愈感鄭重；並且覺得一陣昏暈，幾乎

吐將出來。

他把酒賬付了，歪斜着脚步，扶着欄杆走下樓去。

醉了，他醉了！

但是他不肯承認自己是醉了，雖則他已經昏暈到了這樣。他想：——就這一點酒，難道醉了？

在外面狂嘯着北地的冷風。北方的天氣是常常會無緣無故發起風來的。雖則他是走在一個雜院中，但是風勢很猖獗，把那裏幾個雜貨店上的布篷吹得搖搖不定。

剛喝了多量的燒酒就走在冷風中去是很容易使人沉醉的。他的臉色變得通紅，眼眶上罩了一圈深紫。

他被週遭的鼎沸的人聲乘着酒性的刺激而興奮起來了。空間的騷擾和他的內心的紊雜衝突起來，使他的熱情奮發到了極點。

由一個體面的女子的引導使他跟在後面。他注目着她的豐盛的臀部和窄窄的腰身。他被這肉感的

引誘，只願跟定了她走去。他跟定了他一同走進對面那家小戲院中。在那戲院的門口，已經佈滿了濃重的烟霧和暴亂的叫喚。

他進門的時候，在他肩膀上被人突然擒住了。他被他們一推，他的歪斜的脚步更站不住了而倚在牆上。

——你上那裏去，醉鬼！

——看戲，怎麼啦！

他在迷惘中回答着他，他的視覺完全迷糊了。

——局裏去，醉鬼！

當時他曾竭力反抗過一下，但是因為他反抗了，才使人決定無緣無故把他拖進警察局去。

洪德無抵抗地讓他們擁進了警察廳的二區一分所，由帶他來的那位黑衣巡士進去報告了一聲，於是那莊嚴認真的審判就在一間小小的廳堂上執行了。

雖則那分署的公堂如是狹小，如是簡單，執行審判的那所長帶着一付病肺的黃臉和一口滿是牙垢的

黃板牙；但他們的熟練的手續和莊嚴的神氣已經夠使他吃驚了。他想：他們到還那麼正經哩！

署長拖着長音，每字一頓地詢問洪德的名字籍貫和職業。洪德想：他不是一個人，他是一個官。

他沒有反抗，雖則他的酒還沒有醒，却很有忍耐地等他們把應做的手續做完，讓他們定了他一個酗酒胡行，擾亂治安的罪名，就被他們關入一間囚牢裏。

一間小小的拘留罪犯的暗室內，沒有一點東西，僅僅是一間空無所有的屋子。一個狹隘的窗子，已經用木板釘住，裏面黑暗到一點東西也辨認不出。洪德被一個高身材的巡士揹着肩膀從門內推了進來，立刻他們把門關閉了，並且在外面加了鎖。

就是這樣簡單地他被剝奪了自由，並且和外面的世界隔離了。

但他絕對沒有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初進來時，覺得裏面出奇的黑暗且陰沉。他茫然了，他的視覺一點也不能起作用。他對着這深沉幽

墜的囚牢，好像是一座無盡長無盡深的石窟。

他似一隻柔順的羔羊，倚着門旁的牆壁站立着，在他眼前現出許多虛幻的火花和閃爍着的星星。

這時他的酒漸漸醒了些，口內覺得焦渴。

長久的靜默之後，他想要稍稍走動一下。但他沒有敢動一動，他怕地下有危險的東西。

從自由的光明的世界中進到這裏來，對於他卻沒有覺出這裏的渺小和不自由來。因為在他的意思，這裏也是無限地大，這裏是又一個世界了。不過這裏的世界，對於他是太淒慘，太可怕了。

這裏沒有歡樂也沒有悲哀，有的祇是恐怖和黑暗。

這算什麼呢？這究竟是爲了點什麼？——他開始思索起來：幾點虛幻的金色的光芒在他的眼前浮遊，但等他定睛凝視時，那遊絲似的光芒立刻又絕跡了。

他微閉着眼睛，靜觀那些虛幻的遊絲一刻兒張大，分散，一刻兒又凝聚消失。似乎有一點金色的彗星從他的眼前浮起，在他的額前升騰，擴大，分散。未

了又凝聚幻化，幻化成那火車機廠中的總辦的頭顱。

一個保養得法的玫瑰色的顏面，兩頰和額上如塗了油似的發亮，一頭梳得很合時的花白頭髮上塗着濃重的生髮水。上唇上的二片鬍鬚，增加了他閒適安逸的風韻。臉部的中央處，生着一對細小的眼睛，並且有些近視了，被一副圓大的眼鏡遮着，很合式的把這些疵點掩飾了。

這個頭顱是位置在一個粗大而低矮的頸頸上的。那短頸白膩且滋潤，留有幾條整齊的皺紋，泛着多血色的紅潤。

那幻影中的顏面向他微笑着，這微笑是總辦見了體面的女人常有的態度。當那顏面微笑的時候，那鬍鬚圍繞着的薄薄的唇內，露出一排鑲金的牙齒。

洪德突然把眼睛張大起來，向着那幻影忿怒地瞪着。

但是什麼都沒有，所謂幻影者，不過是幾點金牙齒似的虛幻的金光在他眼前躍動。這是一個幻覺。

當他安靜下來的時候，在他眼前又隱約地浮現

出幾個顏面來。——那鐵路上的搬運夫，火車司機員和被他推倒的那小孩。

那滿塗着煤灰的搬運夫，粗暴險惡的火車司機員和兩眼下掛着兩條灰色的淚痕的小孩，在那三個幻影之後仍舊浮現着總辦的肥臉。

四個人的臉上現着四付不同的表情，他意識濛濛地，他把眼睛閉上，他不要看人家對他的殘忍，對他的譏笑，和他自己造下的不可洗刷的罪惡。

但他不能阻止這些幻影的顯現，當他把眼睛閉下時，那些幻影仍然站在他的面前。

他突然悔悟似地把頭昂起來，帶着乞憐的樣子向着他們，好像說：

——你們都怨我罷，「怨我罷，請你們不要仇視我」……

但他沒有看見他們起什麼變態。等他把眼睛重新張開時，那些幻影立刻又消逝了。

他張開眼睛時，他的視覺已經習慣於黑暗，他的視覺可以開始作用了。在窗門的裂縫中映進了一點

薄淡的光波，這光波僅夠他知道這是一間極小的屋子，四面閉塞得密不通風的。於是他知道這不是一個無底的地窟，這實在是一個小小的囚牢，而且這囚牢的確是太小了，四週圍着可怕的牆壁，上面蓋着堅固的屋頂，腳底下是硬硬的土地；門和窗櫺是緊緊地鎖着，隔絕了外面的一切。

如是渺小的囚牢，對於他是太可怕了，他覺到牢獄的狹隘，幾乎容不下他的身體。他好像覺得四週的牆壁漸漸向他的身上壓來，這不可抵抗的週遭的壓抑，使他感到肉體上的痛苦。

他想到外面世界的偉大，這世界上的一切的惡和一切的善，一切不造的建築和自然的景物，這萬惡的人類和無知的禽獸以及日常的事物……這些極平凡的不值得注意的事物，現在對於他是都有了意義，都引起了他的懷念。

苦悶抓住了他，他不安定起來，開始想走動一下。他走到緊閉着的窗旁去，把頭昂起來，想從那細微的窗隙間去窺探那外面自由的世界。

他不曾見到什麼，這緊閉的窗門使他和世界完全隔離了。他覺得孤獨而悽楚，他覺得他自己是被遺棄了的，已經被人丟出了這個現世。凡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切，他是無分了；於是他開始哭泣起來。

等到他的酒性差不多全醒了，他可以開始思索起來。思索的結果是使他怨惡，使他苦悶。他想：我是無罪的，難道說我犯了什麼罪名麼？因為和一個女人談了話，這種事情是紳士們做慣的！誰會相信，我是就爲了這點點小事！現在我被剝奪了自由，被人推出了這個世界，我是一個罪犯了，我究竟爲了點什麼呢？誰會相信我是爲了這點點小事！……

——難道說我歷年所受的罪罰還不夠贖我的罪過麼？我受過莫大的恥辱，我挨過莫大的痛苦，我受過寒，我挨過餓，我沒有享樂過，我沒曾得一點慰藉……難道這樣的責罰還不夠麼，我究竟犯了怎樣不可抵贖的禁條呢？……

——他們使我流浪，是他們把我推到街頭來；但是他們又以我流浪，這又是犯了他們的什麼禁條了

••• 噲，‘你們’，你們這些蠢東西，你們且不要假裝得那麼體面了，你們的假面具我通知道！•••

——你們把我囚起來，這就是你們的權力了！在這外面；現在由你們去做，由你們怎樣去蠢動••• 我在這裏等着，我今由你們去把這世界怎樣去糟塌••• 但是你們也等着罷，等着‘我’罷！•••

他疲乏了，就在地上坐下，他的思想又沒入了他兒童時代的回憶中去：僅僅不過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時他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那時他的父母還健在。他的父親是一個財主家裏的雜管，他的母親是他家的女傭。他沒有曉得他倆是怎樣會結了婚的，憑他的記憶，他祇記得他的母親常常垂着眼淚；並且她是和善的。

——他每天的時光，大半消磨在主人家中的廚房裏。他還記得，在冬天的夜晚，主人的客堂中常常擠滿了來客，混混漠漠地雜處着些年輕的和年老的紳士。廳後的玻璃門每一開闔，就會直衝出一陣濃厚的菸烟和雀牌拍在桌子上的銳聲。

——吃晚飯的時候，廚子金榮叔算是最忙碌了。他伏在灶上靜心做着菜，他的母親一得了空就走來坐在灶旁烤火。他常常是迷縫着眼臉，帶着欲睡的疲乏，倚在他母親的懷裏打盹。

——祇要沒有旁人在廚房裏時，金榮叔伸起油膩的手，在菜盆裏抓出一二個肉骨或是鮮果來塞在他的嘴裏說：“噲，阿洪……醒醒罷，你這小狗！”

——他看見了吃的東西就笑了，金榮叔也頑皮地向他做個鬼臉。

——兒時的樂園是很容易消滅的，他的母親死了，他的父親領他去傭僱在那鐵路機廠的總辦家中。後來他的父親也死了，他就不得不拿他的血汗去生活。……

至終，他又不能忘懷他的情人阿蘭，他憶及她的模樣，他在她身上又建設起無限大的希望。

——無聊……無聊……

最後他才覺得他這些思想是太無聊了。

突然他站將起來，走到門前去，把個臉緊緊貼在

門上，像在那裏張望什麼似的。他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却聽到了一陣詛咒聲漸漸近來。

——他們一定又做了什麼惡事！或則又是一個醉鬼！

人聲漸漸近來了，開動鎖鍵的聲音突破了這死一般的靜寂。他跳向旁邊去，他想乘他們開門時撲上去，出其不意地逃出去。這樣，又可以逍遙在自由的世界中了。

獄門開了，兩個黑衣巡士押着一個衣服破碎得非常的罪犯，出現在門口。那罪犯帶着一付受了過分的饑寒，畏縮地讓那巡士推進了獄門。

洪德突然在門口出現，震驚地立在那裏怔住了。他沒有敢試試去撞出牢門，他呆視着門口中射進來的電光而神往了。他竟被這電炬的光芒所鎮懾，所誘惑而軟化了，震顫了。

立刻牢門又緊緊關住了，室內格外黑暗。那新來的罪犯正蹲在門口不住地咳嗽着，氣喘着。洪德又茫然起來。他好像剛從高山之巔，頃刻跌入了地獄之

底，他這才明白他的自由是被剝奪了。終於他不曾明白——這爲什麼呢？

——噲，你可以坐下來，給我安靜些！

那新來的犯人，帶着病肺的咳嗆，向他粗聲地喚起來。

——你做了什麼呢？

——不知道！

那人的答話很簡單，表示他不愛說話的神氣。

——難道他們會無緣無故捉你嗎？

——那麼你呢，你倒會無緣無故被擒嗎？

——我麼，我喝醉了酒！……

——那就對了，你有錢喝酒，那你就有資格被擒！……

——你呢？你到底是爲了什麼？

——不知道！

二人立刻沉寂了下來！那人的咳嗆也止住了。洪德默想着，好像在等候最後的裁判似的。祇有他倆的心靈在顫動，在搏擊着。

外面的世界中是燦爛的深夜，多少赴晚會和看電影的闊綽的男女們的汽車，挾着旋風似的奔騰聲，微微地透進了這沉黑的牢房，給他們兩個罪犯以些許的刺激。

在那靜寂的死一般的牢獄中，兩個罪犯相對默然了許久。雖則他們離得很近，但他們誰都沒有認識誰。在進門時一瞥的光芒裏，當然大家都沒來得及留心。但他們的心靈，却已很融洽地相互沉入於這悲愁的同情中了。

在這裏是沒有白天也沒有夜，他們簡直不能計算這時間的過去，他們祇知道在這裏是坐得非常之久了！

終於有人來開門了，兩人這才興奮地站立起來。進來的是一位嚴厲的巡士，他沒有走進獄裏來，祇是站在門口喚道：

——走出來，快！

他倆竟被他的命令式的聲調所鎮懾了，一點也沒有反抗地走出門來。這時巡士的手中，正爲他們預

備下一條繩索，等他們走到門口，就給他們扣上了。洪德被縛着右臂，那人被縛着一隻左臂，兩人的臂膀正束縛在一起。

——走，豬羶！

沒有知道是上那裏去，但也不得不跟着他走。

這時天空中下起細雨來，凜冽的風吹到面上非常不爽，路上也滑膩難行。洪德和那人並着肩靜靜地走在巡士的前面。那人的咳嗆又起了，因為受了一點外面的寒氣，咳得愈加猛烈。

街上的行人和晴天一樣擾攘，擁擠；這些人還是那麼閒適，安逸。洪德似乎在囚牢裏住了很長久的時間了，他對於這個世界有些生疏。要之他對於這世界是隔膜了，一切的事物對於他是太費索解了，他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中來，「所以別人對於他也像是費解地向他看着。

沉悶了的空間，沉悶着的內心，三個人在同樣的情景中走着。他們走過了熱鬧街道，過了冷落的公園而轉到了觀海山附近。在那裏，就是晴天也是冷落

的地方。

——噲，到那裏去呢？

和洪德並行的那個罪犯，似乎不能再忍耐這沉悶了，突然回過臉來問那巡士。

——到總局去！

——那麼我究竟犯的是什麼罪呢？

——現在的亂黨非常多，你們既是無業的游民，那就不能不算是嫌疑犯了！……快走！

——難道當我亂黨辦麼？……

那人狂呼起來，並且咳噲着。

——走罷！……你小心吃了虧！

——那麼爲什麼我是亂黨呢？

那人把兩臂舉起作勢，但是他的左臂是與洪德的右臂並縛着的，當他往上一提時，把洪德的臂膊震得非常疼痛。但是洪德沒有怪他的粗暴，因爲他也感到了他的冤屈，他也正想發作着。

那巡士走了過來，使勁向那人背上一推，使他撲向前去，幾乎倒在地下；並且又詛咒起來。

——走，快走……你這豬獠！你小心吃虧！

——怎麼，你打，你打……

巡士站住了，伸起粗大的手掌向他劈面打來。但他並不示弱，雖則他的手臂被縛着，他却迎上了一步，提起腳來向巡士踢去。

一脚正踢在巡士的腹下，巡士退後了一步，並且把捏着的縛他們的繩頭滑脫了。

那人再走上去，再要和巡士抗爭時，洪德順手把綁在他臂上的繩索解開。

巡士吹起警笛來，却引起了洪德的急智，他回過身來向山麓下逃去。

他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坐了人力車逃回他的兄弟處去。幸虧天在下着細雨，人力車把黑布篷密密地蓋着，能使行人不見他的面目。他的心却跳動得異常劇烈，一刻也不使他安靜，就是他到了他兄弟處坐定了，面色還是鐵青着。

這個消息使他的兄弟也非常驚慌。這個事情做得太魯鹵了；假使不逃走的話，喝醉酒是並不算得什

麼大罪過，但是現在是逃犯了！

商量的結果，惟有脫離青島的一法；又其是應該遠遠地逃走才好。但是逃向那裏去呢，這又是一個問題罷！洪德的意思是：我本來想要離開這裏。這裏和家鄉一樣，這裏沒有一點能使人滿意。這裏不能生活，這裏有的祇是闊人，窮人在這裏是沒有生活的餘地的。我走出了家鄉，以為是無論在那裏總會比家鄉來得好些，但是這裏和家鄉還是一樣！

他的兄弟的意思是：總之你不應該跑出鄉家來的。你不能為總辦賞識，反而為總辦革職，那已經是你的極大的過錯了！而況你又和總辦鬧翻了；要之總辦是我們的恩人，他是從小把我們養大的；所以就是他責斥了你幾句，那你必得要忍受着，這就叫作有忍耐心。假使沒有忍耐心，那就什麼事都做不成了，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樣。他結末說：

——是不是，現在你才知道你自己是吃了虧了！我是早就說過的，你必得再去向總辦懇求一下。假使他還不答應的時候，那你總得一次又一次懇求下去。

你要曉得，我們工人能做些什麼呢？沒有他們，我們是早就餓死的了！……總而言之，我們實在是他們豢養着的一條狗，我們不去搖着尾巴向他們討好，那我們是一定會餓死的！……你想，我們不是一隻狗麼？……

他回答他的兄弟是非常暴躁的，他說：

——的確，你倒像是隻馴善的狗哩！……但是主人把棒打到你頭上的話，那你也忍耐着罷……！

他的兄弟半響回答不出話。

他們爭執的結果，洪德決定逃往上海去。因為在上海，有他一個表哥在一家工廠裏做工。並且正巧明天有艘日本船到上海去。

第二天，洪德藉着日本人的牌子，很容易瞞過了警察的眼睛。其實官廳也因為他究屬沒有犯什麼大罪，而且警局的分署長也就落得少個麻煩，沒有聲張，所以洪德能夠平平安安乘船他去。

霧濛濛的天氣，洪德坐了那家日本洋行的運貨汽車到碼頭去，送他的祇有他的兄弟一人。在他的腦

海中錯雜着關於北地的故鄉的留戀，與新生活的憧憬。

他默然了，他再沒有勇氣說這裏是太壞了，他對着這戀住了二十多年的故鄉，再不能批評牠的好壞。但他對於這未來的新世界也未敢多所贊美，祇少他是在懷疑着。假使上海也是這樣呢那未免太可怕了！

一直到船將行啓碇的時候，他才向他兄弟說了一聲再會罷。但他已不覺泫然淚下了！

III

上海正汎溢着革命的怒潮，從南國吹來的激人與奮的革命空氣，喧騰了閩埠。這時的人們都焦燥着欣望着，都像是悶熱在蒸籠裏的熟饅頭個個在這不安定的空氣中蠕動。他們一方面對着這舊社會加了否定。感覺到了不安，而一方面對着這未來的新時代又沒有什麼把握。所以他們都無主張地蠢動着焦急着，祇渴望這新時代的到來，給他們以新的興奮與刺激。他們每天在報紙上找些隱微的語調來曲解，把傳說編得非常荒唐。

這時候已經沒有一種人能夠安心做他的事，尤其是工廠中的工匠們，在得閒的時候每每停止了工作閒談着。他們對於這樣每天每天無止息的工作，的確有些厭倦了，他們在想望着這未來的時代能給與他們以一點新的安慰。

無論什麼人都這樣想望着，期待着。他們總希望這未來的時代能給與他們的生活上以一點變化，給

與他們以一點新的啓示。因爲有這樣深切的期待而使他們想望得那麼殷切。由這一種殷切的希期而釀成了這普遍的煩燥與悶熱。

洪德由他的表哥的介紹，在滬南一家鐵工廠內當車床工匠；他對於上海的印象，除了他初來時，被那裏的物質文明曾經奮興了一下之外，他對於上海還是沒有什麼滿意。他在上海覺有一種不可言狀的不爽快；這一種不爽快，還是由於他對於現世的不滿，和他自己職業的單調。然而這一種不爽快，他從來沒有具體地表示過，不過常常使他的內心苦悶着。他常常這樣想，這些有錢人的別墅，娛樂場所……能到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窮人也賞玩一下了。

所以他對於這革命的怒潮，感受得也最快，這一種煩熱的空氣，使他非常之興奮。在革命的空氣散佈到黃浦江濱時，他立刻高興地想道：這常久悶在我心底裏的理想會實現了；我們的黎明時代終於來到了！這一天他從工廠裏放工出來，廠裏的大烟突內，還在拖着沉長的聲音在嘯吼。他跟在衆工友的背後擠出

了工場的總門到飯店裏去。正在他走近飯店的時候，他被他的表哥叫住了，要他一同到家去。

——家去吧，三點鐘總罷工！

總罷工三字使他特別興奮，在他的臉上洋溢着疑問的微笑，而轉身跟着他的表哥走去。他沒有敢細細去詢問，但他好似明瞭似的喜悅着，他覺得總罷工是一件光榮的事件，好像這事件已足表明了他們的勝利了！

他的表哥是一個精細的人物，體格非常壯健，不過在他豐盛的臉皮上浮泛着一層肺病的焦黃色。他是一位不大會興奮的人，他對於無論什麼事都不曾說過好壞，要之他是不愛下斷語的，但他常常會向人表示同情；當有人對他說某一件事是合理時，他總很滿意地點着頭；再有人向他說不合理時他也同樣很滿意地點着頭。所以他似乎是個沒有決斷心的，但其實並不是這樣，他對於別人的批判，他從來不會親自去實行過。他說話的時候很少，可是他笑的次數非常多，有人要向他徵求同意時，他從不會表示過意見，

他至多不過向你一笑，或則他的答話會說到與題全不相關的地方去。

因之洪德不愛和他的表哥談話，他常常孤獨着一人進出，今天他方才覺得他的表哥是一位很可親近的人，他走在他的身旁，他覺得他是充溢着無限愛意的偉大的指導者，他正在引導他去做一件偉大的事業。在他的心靈中，幻現着新時代的憧憬；凡他對於這新時代的種種希望統統在他的理想中實現了。他覺得他負着深重的使命，創造着這未來的現實，這現實中有他的愉樂，有他的美滿的生活……他現在正在去破壞這現存的世界，毀滅這腐化了的舊社會。但是這未來的時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他沒有知道，他也不會計及到。所知道的，只是這現社會是太陳腐了，一切的事物對於他太單調了，太使人厭倦了，所以必得要另外創造一點新的安慰與刺激。

他倆走到了家裏，洪德已經悶不住了，他很響亮地問他的表哥說，

——爲何要總罷工呢？

他的表哥只是笑了笑，沒有立刻回答他，洪德又追問了一句，他才答道：

——誰知道呢，這是當然的！

——當然的？……

——時候已經到了，爲什麼不呢……

洪德沒有明白他表哥的意思，他漠然着，停了一下又問道：

——那麼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三點鐘聚會，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能夠做……所以我把你叫了回來……

他的表哥的答話總永遠不能使他滿意，他這時仍還興奮着，好像這個新時代就在眼前了，而且許多新社會的憧憬已排列在他的視線之內，祇要他去擷取。但是他的表哥却一點也不興奮，他仍舊這樣冷然微笑着，他永遠保持着這種溫雅的態度。

祇少他有些忿怒了，他以爲他的表哥並不會感到這時機的重要，他不應該在這樣的時候還要保持着固有的漠然。於是他憤憤地問道：

——究竟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們能有什麼做呢。我們祇能夠做工！

——那麼我們爲何要罷工呢？

——你不要太興奮了，我們吃了飯再說罷！

——不，這個太使我煩悶了，而且已經使我悶塞了好多年了……現在我應該明白一下了，將來究竟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社會，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你是知道的，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 •

——這有誰曉得呢！

——難道你真的不知道麼？

——我不知道，我祇曉得這是革命，將來的時代是我們的！

——難道就這樣簡單麼？

——那麼還有什麼呢？

他的表哥似乎有些發怒了，他粗暴地反問了一句。

——啊，這使我太沉悶了，你真一點也不知道

麼？啊我太悶了……

洪德大聲叫喊起來。他接下去道：

——……誰能告訴我呢？我已經一年一年這樣悶塞着，痛苦着，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從有了力氣能夠使用以來，我每天每天做着工，我的所有的力氣統統化在做工上，我的生活從一起先到現在永遠是這樣着，難道我還必得這樣下去麼？……我愛過人家，人家沒有愛過我，我的人生權利都被剝奪了，我受了莫大的痛苦，我憎恨這現在，我憎惡這萬惡的人類……但是我們的新社會將怎樣呢？……

他的表哥對他的憤激祇是笑了笑，冷然答道：

——我們的新社會還是做工！……除了做工還有什麼是我們做的呢！

——難道我們的新社會和現在仍然一樣麼？

•••我們不能另創一個世界麼？

洪德的說話，近於號呼了，但是他的表哥還是那樣安靜。

——我們還要創造什麼世界呢？我們已經好多

年在爲這個世界創造了！……你看，這些高大的建築，這些平整的馬路，這些娛樂場所，這些交通的利器，這些現世的一切……這不都是我們的汗血創造出來的麼？……我們何必另外創造一個世界呢？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做些什麼事呢？

——很簡單的，我們要奪歸我們的世界！

他倆吃完了飯，一同走向約會的地點去。這時路上冷落且陰沉，走路的人都揣揣然帶有一付懼怯的神氣。他倆昂首走着，在洪德的意思，他是在去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他在負着時代的使命，他驕傲地看着行人，他嫉視着他所素惡的醜惡的舊社會。這舊社會會給過他痛苦，侮辱，壓迫……那舊社會中充塞着非人的獸類，剝奪他應享的權利的惡魔，無惡不作的資本家……這個世界是由他們的汗血創造的，但是現在還被這些惡魔們強占着。他們現在要去劫奪過來，並且要根本把這些人類毀滅掉！所以他覺得他的確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負着偉大的使命。但他的表哥却仍然這樣安靜地走着，他的臉上沒有什麼

表情。

——我覺得非常痛快……但是，但是總太沉悶了！

洪德衝破了沉寂向他表哥說着話。

他倆走到了一個空地上，在那裏有成百萬的工人們聚集着，他們非常靜寂，他們都垂首站着，似乎等待着最後的裁判。在人羣的週遭圍着一排武裝的工人糾察隊，他們都異常嚴厲。

這樣的靜默又保守了好幾分鐘，洪德又不耐煩起來，他很想大聲號呼一下。並且他又懷疑着，他想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至少這些人衆有點使他驚怯了，他微微有些發抖。

從人羣中傳出了一聲‘發動’的口令，羣衆突然騷動起來，折過身向着市街走去。他們都默無聲息地走着，頭都垂在胸前，一點也不興奮，一點也不退縮，似乎他們都在一個簡單的系統之中前進着；但是洪德沒有體會得這意義，他茫然地跟在人羣中，他學着他們的樣望前走。他幾次忍不住了要想做一點事體出

來，他簡直不能忍耐了，他很想喚一聲把這愚蠢的人羣刺激一下；但他總始終懼怯着，他想：難道這就算是革命麼！我們究竟能夠做些什麼呢！……就這樣子跑，跑，跑，這算什麼一回事！……在這週遭騷動着的人羣中，究竟抱着怎樣一個宏願，我們究竟負着怎樣一個使命！……革命，革命……這於我們又有怎樣一種好處，我們的目的點在那裏？……就算是革命成功了，究屬我們能有些什麼好處，在革命成功的時候，或許……或許我已經死了！

——噲，我們要上那裏去呢！

他問他的表哥說；把眼回過去注視着羣衆。

——走，我們去示威！

——我們去做什麼呢？

——我們去奪回這個世界！

——誰的主張呢？

——誰？……這是大衆的意思！

他始終沒曾從他的表哥處得到過滿意的答覆。

他以為他的表哥太無判斷力了，他不瞬地注視着他，

他開始覺得他的表哥太無用了，他只知道蒙着一個頭跟在人羣的背後亂擠，他一點也不能做什麼，他太老實了！

他的表哥決不會比他自己知道得多點。像這樣的走着，走着，究竟有什麼一種意義，但是他們都似乎很莊重地擁擠着，似乎在負着一種重大的意義：這是多麼愚蠢的做法！要之，他是不能再忍耐了。

羣衆的後面突然騷擾起來，後面的人通通奔向前面來，並且帶着無望的聲音狂呼起來。這一陣富有刺激性的呼聲把洪德激動了，他站住腳向後觀望。

後面的人頭像波浪般滾前來，走過來的人衆把洪德擁擠得站不住腳；他也跟在他們的背後向前衝去。他沒有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他以爲是暴動開始了，他就猛力向前奔，他不顧一切地和着他們吶喊着。他幾乎是發狂了。他這才覺得了革命的莊嚴，革命的熱忱……他想革命是應該這樣的，革命就是暴動，革命的本身就是沸騰的熱血，革命用不着躊躇退縮，又其是不應該沉默。我們是在負着破壞這舊

的一切的使命，我們就應該破壞，我們要殺人，要流血。這是有錢人的末日了，我們走去殺他，沒有疑義，我們應該做得莊皇一點，熱鬧一點，我們決不能再保持這個沉默了！

他漸漸地走到了人羣的前排了，在他的周遭，人衆已漸漸稀少。於是他高呼着，走啊，走啊！他覺得他自己正是一個偉大的引導者，他是這羣衆中的超人，他可以指揮一切，他充滿着戰鬥的力量。他可以報仇了，他可以向這舊的，壓迫他的世界直對着說：現在是我們的世界了，這就是我們的黎明時候。來罷，這世界現在是我們的，我可以使用一切，我可以操縱你們！

他奔跑着，他么呼着。

這時羣衆漸漸散去了，祇聽見四面襲來的槍聲聯續不斷，武裝的工人糾察隊還在活動，他們亂放着槍彈，把街道弄得充塞了火藥臭味。

洪德始終沒有了解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又茫然了！他竄向小路去，想在那裏找尋羣衆的隊伍。但他

沒有尋着什麼人，連他的表哥也不見了！他開始覺得孤獨起來。並且詛咒着。他想這難道就是所謂革命麼，這一刹那的騷擾究竟有些什麼益處？

他詛咒人類，他憎惡他們；他堅決地說他們都是沒有用的，他們祇會蠢動。於是他帶着絕望的疲乏折回家去，在歸途上他只是低着一個沉思的頭，好像世界上的一切完全是無望了，一切一切統統完結了，在他的週遭歌唱着惡魔的凱旋歌。他悔恨，憂懼，焦急……他可憐他人，他可憐自己。他真覺得在這人世中祇有他一個人，他非把這世界毀滅了重新改造不可，他自己才能負這偉大的使命！

當他走出小路的時候，在馬路上站着幾個壯健的憲兵，憲兵們的身後直躺着一堆屍首。他不敢向前走了，他躲在一家後門內張着；他開始抖顫了。

他覺得什麼都到了末日了，這世界上更充滿了惡魔的勢力，這世界已經是不可收拾了！當他找着小路歸去的時候，天氣已近黃昏了，路上如墳墓一般沉寂，店門都緊閉着，祇有穿灰色軍服的兵士在馬路口

巡哨着。這世界使他非常可怕，他一點也理會不得今天的目的，今天的效果。於是他不得不這樣設想：革命的沸熱已經冷却了，革命曾經應運而生，但又流產而死了。現在的一切，仍然是惡魔的世界，我們是失敗了。

黃昏的淡月照着灰色的街路，納悶的街燈在路傍閃耀，他孤零地走着，四面十二分地靜謐，祇聞幾聲微弱的槍聲在遠處應和。世界充滿了神祕的沉默，他的內心浮動着絕望的哀愁。

街角的電線杆上，掛着幾顆新割下來的人頭，血漬沿着電桿流下來，在地上積着厚厚一堆。人頭在電光中閃動着，異樣可怖。洪德不敢抬起頭細細瞬視。他深深地憐憫他們，這一場悲劇使他感傷起來。他咒詛這罪惡殘忍的人類，他懷恨造成這一次悲劇的禍根，他哀悼這些無辜的犧牲者。

要之在洪德的心靈中，包含着無數絕對矛盾的思想。他感到社會的醜惡，社會組織的不合理而深深地要求新社會的實現，所以他親自去實行反抗，去作

光明運動。但是這小小的失敗使他已灰心，他怕見流血，因為這幾個無辜的犧牲者，使他墮入了感傷中。

當洪德逃回家去的時候，他的表哥已經在那裏了。他的表哥正躺在一張木榻上，腿上流着鮮紅的血漬。他怔住了！

——你也流了血呀！

他的表哥在臉上浮泛着一陣苦笑，沒有回答他。

至少是這一幅可怖的景象，使洪德驚呆了，他覺得一切都死一般的安靜，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但是一切都罩上了一層死灰的蒼白色。

他們長久沒有找出一句話來問答，洪德實在忍不住了，他似狂呼似地喊起來。

——好了，這是完了，什麼都死完了！

——沒有！

洪德的表哥等他說完時，堅決地說了一聲沒有。

——但我總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呢！……很簡單的，就

是我們太沉悶了，在這社會組織根本動搖的時候，新的時代將在我們的眼前開展；在這樣有意義的期間，誰還能夠保守這個沉默呢？……

——照你說，今天的犧牲值得不值得呢？

——你要知道，世界已經是我們的了。你看，惡魔們正胆寒着！

他的表哥說着，很滿意地笑將起來，竟像一個小孩子。

——不，這太滑稽了，我的確沒有見到什麼變化……
……說明白些罷，我沒有看見什麼奇蹟！

——這還有什麼？……奇蹟麼，你看今天這個還不是奇蹟麼，難道說還有什麼奇蹟的奇蹟麼？

洪德的表哥始終保持着他的溫潤，愉快。洪德却永遠沉埋在悲愁，煩悶，懷疑裏，他的語調帶有忿激和粗暴。他倆又漸漸沉默了下去，又是洪德來打破這個靜默。

——但是……我總始終不相信我們是勝利的！你看，外面還是惡魔的世界，你不看見在街路上

滿佈着擇人而噬的餓狼麼？……世界還是沒有改變，享福的人還是在享福，而我們明天還是要去做工！

他的表哥微笑着點點頭，但是他又似乎有些不滿意似的始終懇定地說道：

——要之這個世界終歸是我們的。

——可是你的腿傷了！

——那是不要緊的，過幾天就會好了的。

他倆的談話漸漸散漫了。洪德總始終覺得今天的行動太無意識了！

他非常煩躁焦急，似乎這世界是真的完了，他不知所措地漠然幻想着，頭腦感覺得灼熱起來。

第二天的清晨，他被他表哥的歌聲驚覺了。他的表哥正在應和着從遠處傳來的一陣歌聲在低唱。他不覺也應上去唱着道：

——起來，受污辱咒罵的，

起來，天下飢寒的奴隸，

滿腔的熱血沸騰，拼死一戰決矣！

舊世界，破壞得澈底，
新社會創造的光華！
莫道我們一錢不值，
從今要普有天下！
這就是階級最後的決死爭，
同 International，人類方得重興！

• • • • •

歌聲漸漸微弱了。他對着薄淡的窗櫺微微發怔。
他的表哥大聲失笑起來。

他起來穿好了衣服望工廠去上工，街上死一般
冷靜。

當他走近工廠的時候，廠內的烟突中開始嘯吼
起來，在廠前的街道上仍然擁擠着工人們。他們沒有
改變態度，他們擁擠着，呼嘯着，大聲笑着，罵着。•
• 似乎他們把昨天總罷工這一回事沒有記着，昨天
的屠殺對於他們無甚關係。

洪德擠進了廠門，在牌子房裏領了一塊工作證
到工場去。工場也和從前一樣，機器奔動得和原先同

樣迅速。一切通通沒有改變，統和以前一樣。他還是要做工，他還是要做了工才有飯吃！而這些有錢人仍是這樣閒適這樣安逸，他們終於還替有錢人在工作。要之統統沒有改變。

他就這樣苦悶着，思索着，工頭還是那樣泰然地在那裏踱着步！

就是他的以前的生活，和現在也何嘗變化了一點？他從小就做工到現在還是作工。這些轉動不停的皮帶盤，鋼軸……也還依舊，他走出了家鄉，他走出了青島，現在是上海了；上海和青島，和他的家鄉又有什麼分別？這裏同樣是醜惡，虛偽，腐敗……

總之什麼都失望了，什麼都是這樣牢不可破。

難道社會永遠將這樣下去，永遠是不可救藥了麼？他很想這樣大聲叫問一下。

他想到他的蘭妹，她現在是怎樣了？大概她也原舊如此，她仍然當着婢女，她被打罵，她受侮辱。或則她還在想望着，希望着……這是多麼可憐的企圖，世界是永遠這樣的，世界是不可救藥的，我們是完

了！

他又想到那刻毒的他的家鄉的鐵路工廠裏的總辦；他一定還是那麼肥胖，他還吃着豐盛的酒餚，他還是享着他天賦的厚賜。他仍然扣着工匠們的工資，他仍然叫罵着工人，他仍然那麼富裕。

還有那些壓迫他的暴徒還是那麼逞強，那些侮辱他的還是要侮辱他。他永遠是一個囚徒，他永遠是被壓迫，被侮辱者，他永遠不能報他的深仇，他永遠不會得到安慰。

這些做壞事的人們還在做着壞事，工人們要永遠流着汗血，總之世界是永遠這樣的了。

他恨恨地從抽屜中拿起一把銼刀來。恨恨地舉在空中，好像他的怒氣要一口吞盡全世界似的。他想到這是完了，一切都完了！但是我要振作一點了，我要殲滅你們，我要殲滅你們一切！

他拿起昨天午前未完的工作繼續做下去，他的眼中迸射着怒火。

I V

一度熱烈的興奮的怒潮過去了，剩下給洪德的是失望的悲哀；他因此而頹傷起來，他感到空虛，感到孤單。雖則他仍和以前一樣，每日按着時候去上工，執着錐子去擊那冷冷的鋼鐵，廠裏的情形也和以前一樣，一切都沒有變化，一切都還依舊。但是洪德却反覺得不慣起來了，反映到他眼裏的一切，都像帶了一層難看的面幕；這些使他不安，使他憎恨。這些對於他有了十多年的歷史的機輪，皮帶盤，冷氣管，鋼軸，錐子，銼刀……現在對於他忽然生疏起來，他和牠們都帶了一付冷冷的面孔相互凝視着，似乎都有些不安和厭惡。

在洪德的內心中，充塞着恐怖和煩躁，常常他對着自己說：

——啊，無望了，革命是無望了！……

——革命？這或則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但是有什麼補益呢？還不是通通一樣麼！

至少是在這個時候，洪德幾乎是沒有思想，沒有感覺，他整個兒沉迷在濃霧中摸索着，蠕動着。他對於什麼都不感興趣，他對於什麼都懷着懼怯，懷疑。他像是第一次才知道有世界，知道有的人生；這世界，這人生，對於他是這樣陌生，這樣不可理解。他戰慄起來了！

他想到他的過去——但是過去的經驗所遺留給他的又是多麼空幻，多麼可憐！在他的已往的生活中，祇有他的愛情的回憶，使他得着一點安慰，然而這又是多麼地空洞啊，現在所能遺留給他的還不是一樣的悲哀，煩惱麼？

在機器間裏，他常常把兩眼瞪視着奔動的機輪，或是黑沉沉的屋頂……他長久長久出神地呆呆望着，似乎在那裏沉思。但是他並不在想些什麼，他僅僅這樣無目的地悵望着罷了。

當他這樣悵望着前面的時候，他的腦海中澎湃着不可遏抑的怒潮，甚至他的血潮都沸騰起來，一切的事事物物通通湧上了他的感觀。但是他的思索的

怒潮僅僅不過像失眠的深夜所感到的不安罷了，他的腦子充血着，他感到躁熱和不安，他覺得是過於興奮了，一方又覺得是過於枯燥了！

他沒有什麼思想，他不再會有希望，但他却不斷地思量着，期待着。當然他的思考是空泛的，無系統的，他的期待也是飄忽的，無所爲的。他祇不過這樣地活着就是了，因爲他已活了這些年歲了！他現在還是這樣活着，並且還得要這樣活下去。雖則他明明知道還有一個未來，但他知道這個未來是決不會和過去與現在能更好一點了。他對於人生是厭倦了，他憎恨着，懼怯着，他不向前也不落後，他不過跟着時光的進展而增加他的年齡。

他覺得在他的眼前有一線飄渺的遊絲，透過這遊絲，一切都是欹斜的，零亂的。所以他常常這樣想：

——好哩，一切都完了！

——一樣還要做工，一樣還要流汗，流血，挨餓，受凍。

——還有些什麼呢？各個人的命運都是早就定

下了的。

——革命，革什麼命，革命難道不是滑稽的遊戲麼？

——啊！什麼地方都一樣，什麼地方都是些蠢動着底可憐的人們。

——

他也時常和工友們談笑着，戲鬧着。在他的心靈上，却牢不可拔地盤据着對於人生的憎恨。這樣幾乎使他不安於這現實的生活，對於工作生起厭倦來。他對着這些奔動的機輪看着，這些機輪如像騰空在飛躍。機輪奔動時閃耀着底模糊的光圈，在他的眼中飄忽着，他的無神的視線，也就隨着飄忽的光圈，延着皮帶盤的轉動而溜視到屋頂上的鋼軸；鋼軸上也發着零碎的閃光，這些零碎的閃光，皮帶盤，鋼軸，機輪 . . . 錯縱雜陳着塞滿了整大間的機房，在這裏一切都是灰色的，沉悶的，那些錯雜散亂的光波，鋼條，在他的模糊的視線中織成了一幅蛛網，在這蛛網上，閃耀着露珠的光芒。

——啊，這是蛛網，那麼我們是渺小的飛蟲！

——

這一天他做完了日工，很無聊的跑回他的表哥家去。他的表哥的腿已經完全痊愈了，正準備着明天去上工。

他的表哥的重去做工，似乎引起了他的意外的驚奇。他很率直地問着說：

——難道你還要上工去麼？

他的表哥沒有答應他，不過在初聽時表示了一點驚奇。

——那麼我且問你，你不是白吃了一場苦頭麼？你什麼也沒有得到啊！你流血的報酬呢？我們的多少人頭換了點什麼來？

洪德帶着憤激，很爽直地責難着他的表哥。他的表哥始終是這樣鎮靜，還是帶着一種靜穩的微笑向他解說：

——我們除開我們做工的代價之外，還有什麼報酬是我們應得的呢？

接着兩人沉默了半天，洪德對於他的表哥的語意始終沒有了解，但他也並不要了解他。近來他對於他的表哥的信仰已經消失了，他再不信任他的表哥了。他起先把他表哥當着聖神一樣信服，現在他才覺得他的表哥是一個和他同樣的人，而且他又太沒用了，他什麼都不曾知道，他的言語是一些無意識的強辯。

臨了，他預備出去的時候，向着他的表哥冷冷地譏嘲地說：

——真的是上工去麼？

——你對於工作厭倦了？

他的表哥反問着：

——……難道你能喜歡做工麼？我是的確厭倦了，而且厭倦了好多年了……不厭倦爲什麼要革命呢！

——去罷，我可憐你！

——不要這樣裝腔作勢，我用不着什麼人可憐。我的可憐祇有我自己知道！……你去革你的命去

罷，我什麼都不相信啦！革命，革命好像吸一支烈性的捲菸，牠可以提一提你的神，而且牠祇可以提一提神罷了！……難道不是麼……你且聽我說！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噲，你們常常說的生活，生活究竟是什麼？現在我知道了，這是一個謎，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解說的謎！這裏有甜的蜂蜜，有苦的毒液。你嘗着罷，這裏邊的滋味是無窮盡的……這當然不是一杯清水！

他說完了，他就走了。他很能相信他自己的言語就是絕對的真理，他的態度異常地堅決。

洪德走出他的表哥的家門的時候，他才感覺到有一點悵惘。他的全身似乎衝突着沸騰的熱血，他異常地奮興。雖則他還沒有吃晚飯，但他並不覺得餓。

當他走到街路的轉角處時，他躊躇起來了，他不知應該向那裏走。這時在街路上閒蕩着吃過晚飯的工人，他們都很粗暴的直率的在逗笑。他討厭他們，他儘管向着冷靜的地方去。在街路旁的小飯館內，時時衝出一陣詛咒聲和狂笑聲；灶頭上的水汽和煤烟，

從舖內蕩漾着泛溢到外面來，把整個街道遮得灰闇關地。

他一方面厭倦着人生，一方面討厭着羣衆，但他却感覺着他的孤獨。他無所適從似的在靜僻的小巷中徘徊。似乎他帶着聖神的偉大的熱忱在哀悼這沒落的社會，他帶着他的熱淚在爲他們傷神。這些將要倒坍的草屋，這些不衛生的街路，這些愚頑的可憐的工人羣衆。

他在那裏徬徨着，他很愁悶地在踽踽地獨行。他只是向前走去，他忘記了一切。

這是一條幽僻的小徑，在兩旁蓋着密密的工人的住屋。在這路上，僅能容兩個人並排着走。這裏冷冷地沒有行人，祇有臨街的屋門前，有幾個小孩子捧着飯碗坐在門上吃着晚飯。巷子裏黑暗得很，人家的住屋裏點着的煤油燈，不會有多餘的光亮來輸送給路人。他就這樣像幽靈般摸索着，他又像聖者一般巡行着墓地，他帶着滿腔的熱淚來憑弔這些無依歸的罪惡的孤魂。他真要想痛哭了，他看見這世界正沉

睡着，多少可憐的無告的貧民，他們正在無望中，在水火中生生，也在這裏死死。他們不會覺醒，他們永遠在水深火熱的地獄中掙扎着；他們沒有看見餘外的一切，除了他們日常所接觸的機輪和他們住慣的茅棚以外。他所看見的世界是這樣的可怕，他所接觸的羣衆又是這樣地可憐。他想到他的表哥說他可憐，這使他苦笑起來，他想：——你們才是可憐呢，我生了二十多年，我從北地到了江南，我從荒僻的窮鄉來到了繁華的上海，但是我所看見的都是些可憐的人！

他非常悲觀，他厭世，他惡人。但他始終找不着一條出路，他只是在這一條昏闇的小徑中徬徨。

突然，有一陣吵鬧聲刺激着他，在這雜亂的聲響中還夾着婦人的號哭聲。他諦聽着，但他仍舊向前走着，這聲音在闇空中發着回響，婦人的尖聲的號哭特別響亮，並且碰碎在四圍的牆壁上，再射到他的耳膜時起一陣零亂的交響而使他的身上起了冷瘧。雖則他像無所事事般走着他的路，但是這一陣聲音很有

力地吸住了他的注意力，他抖悚起來了！

在這一條小徑中，充滿着騷擾的巨雷，好像全世界暴動起來了！——但這完全是他個人的感覺罷了，這聲音僅僅在這狹狹的曲徑中蕩動着。

他懼怯起來。他加快着他的脚步，一直向前奔去，他想逃避這一陣怖人的暴亂聲。

當他走到這巷子的盡頭處時，這吵鬧聲愈加響亮了。這聲音是從一家屋內發出的，這顯然是夫婦勃谿的爭吵，但是擊入洪德的混亂的腦神經中時，變成了可怕的，粗暴的洪聲而使他不能忍耐，他終於逃走了。在他走出了巷子的時候，他還不斷地驚顫着。但是他剛走出巷口，一陣洪鐘似的汽笛聲又接着響起來了！這聲音一直拖延着好像沒有止息的時候。

他在巷口躊躇了一回，他並不去上工去，他覺得倦怠了。他在巷口站着，把頭仰望着黑夜籠罩着的天空，他沒有看見什麼，天上沒有星星，地上也不見明燈。這汽笛不斷地催動工人去作工，巷子裏的爭吵聲更加猛烈起來。他只是諦聽着，諦聽着；在這汽笛聲

和爭吵聲中，還夾着上工去的工人羣衆的雜沓的脚步聲。在這整個的沉黑的空間，充塞着慘澹的預兆。他覺到這世界的末日已經降臨，天與地都曳着崩坍的巨吼聲在掙動。

在這週遭，象徵着整個的世界——被黑夜籠住着的整個宇宙中，祇有可憐的工人羣衆在裏面摸索。他們還在爭吵，還在自相爭執，他們什麼都沒有看見，他們祇聽着汽笛的指揮去作工。他悵徨着，他簡直不能去思索：究意向那裏去呢？他感到他一個人是孤獨着，他一個人正站在世界的邊緣。雖則他也正被黑暗包藏得密密的，但他自己却不曾想到他是站在和他們同一的地位呢！

在這時，他決沒有想到上工去。他漸漸把脚步移動過來，向馬路走去，並且很敏捷地跳上了電車，離開了這裏。

他坐着電車一直跑向租界上來。他並沒有目的，只是在馬路上閒蕩。這裏也是擁擠着人羣，和工場的附近一樣。工人們被汽笛聲的催動去上工，這裏是些

紳士們，他們是乘着晚飯初罷的餘興來散步。

洪德向人羣中擠將進去，他也擠塞進入羣的中央去，他跟着他們踱着步，仰起他閒暇的頭顱來瀏覽着週遭。這裏是光明而且富麗，百貨商店裏的電燈光，把馬路照耀得比白天還燦爛。馬路的中央，奔跑着車馬，馬路旁的走道上，滿是對對的情侶。這裏多麼堂皇，多麼舒齊，滿馬路上喧騰着熱烈的過於興奮的熱情。這裏簡直是天堂，這裏沒有什麼餘外的問題，這裏祇好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可以消磨這無聊的長夜。

洪德似乎是被動似地走着，他的步驟完全是和合着人羣的蠕動而向前。他好像也是非常閒適的，他可以由着他自己的意志去做事，他可以盡性去遊蕩。紳士們的汽車在中道馳騁，百貨商店裏的物品在玻璃窗中輝煌。這些都是眩人的，帶着些誘惑性的，洪德沒有走得多少路，就被這金迷紙醉的環境深深地疊感着了。

他竟失掉了他的意志，他不再有所憤懣，不再憎

恨；他對於他現在的環境很覺得滿意，因為在這裏沒有眼淚也沒有詛咒，這裏祇是煥然的宏麗的建築，這裏盡是金銀堆疊成的一切。

他徬徨着從這條馬路走上那條馬路去，一切對於他都似曾相識地很有好感。雖則他到這裏來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每回所給他的印象都還不錯。所以他簡直不想回工場去，他想在這裏盡量享樂。

.....

第二天的清晨，天上還是黑暗得很，祇有幾點殘星還在天邊閃爍着失神的微光。洪德從一家小酒肆中走出來，這時不過四點鐘光景，正是最冷落的時候。他帶着酒醉的疲乏，在街旁的走道上跛行着，滿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店鋪的門也都關得緊緊地沒有一點燈光，祇有幾盞路燈在放着牠們沉靜的光芒。

他幽默地走着，街路上的一切似乎對着他扳起了一付冷峭的面孔；馬路旁邊的高大的建築物都在冷空氣中堅確地立着，什麼都似無情地固板地向他冷視。他的脚步歪斜地跛行着，他不住地打着寒噤，

他覺得有一種力在向他的身上重壓着，他的胸腔幾乎悶塞。他懼怯起來，在馬路的中央奔馳。

半點鐘以後，他聽得有清道夫打掃馬路的聲音，清道夫的掃帚在馬路上拖過去發出沙沙的聲響，這聲響在靜空中發着回聲，他諦聽着，這聲音好像給了他一點活力，使他覺得這裏並不怎樣死寂。他稍稍安定了，在路旁走得慢了些，這時間或有一輛汽車飛馳而過，使他的心驚顫一下。

天上漸漸地發着白光，馬路上增添了幾輛垃圾馬車，於是這白天的生氣漸漸回復轉來了。

他反背着手走着，他裝得像有件重要的事務纏着他，使他不得不早起似地。但總不免哀傷起來，他對着這些冷冷的建築物懷着恐懼，他想着昨夜的紙醉金迷的世界而懷疑。他恐懼着這些堅韌的龐大的東西，似乎要向他身上壓抑下來了，他懷疑着這繁華的美夢竟然沉睡不醒了！這裏在生存着的祇有幾個清道夫，這些清道夫顯然是沒有享受這裏一切的愉樂的奴隸。

他從馬路的旁邊踱着走向華界去，在他的心靈中，用他對於生活的經驗構成了一幅現世的縮影。他覺得宇宙的現象就是這點點。

他以爲：人生並不是甜的，也不見得是苦的。這裏有萬般的滋味，這些味覺要全靠各人的舌尖去分辨了！

不過人總太懦怯了，他們都蠢動着，他們一天到晚在這天宇之下奔跑着，但他們什麼都沒有得着。

他抬起頭來看見臨街的窗櫺上垂着窗帷，他知道這裏面有人睡着。他們是爲點綴夜來的繁華而生存的。他想到工人們正在起身了，這已是將近上工的時候，他知道工人們是爲着做工而生存的。在這裏這兩種人構成了整個世界。

那麼他應該怎樣做呢，他不知道，他漠然地仰視着微白的天空。

當他走近華租交界處時，一陣突然的聲音把他驚住了。

這聲音是粗暴的，混亂的，其間雜着不斷的槍砲

聲和羣衆的叫囂。他莫知所措地呆立着，他不敢向前去了。這聲音却不斷地進展着，不斷地延長開去。

他四面環顧着，週遭祇有冷冷的建築物在冷空中立着，馬路上仍然冷靜得很，祇有這廣漠的天上浮着一層淡淡的白光。他在這裏站立了好久，一層恐怖的雲霧漸漸地漸漸地低壓下來，把整個的空間籠罩着。

在租界的邊線上，已經佈滿了外國的軍隊，顯然是不可避免的戰鬥已經開始了。他抖悚起來。

他帶着未曾全醒的醉意看看四週，看看天頂。臨街的窗櫺上大半還垂着窗帷。

一陣陣不斷的槍聲，不斷的吶喊聲延展開去，好像全宇宙在騷動起來了。他覺得地球在翻騰，火山在炸裂，一切堅韌的建築物都在動蕩起來！

他茫然，在他的模糊的意識中他想：

——啊，他們又在暴動了！

但他什麼都沒有看見，這裏仍然是依舊。不過這些堅韌的建築物不住地在他的面前幌蕩，地球不住

地翻騰！

——這是什麼呢，天哪！這是不是世界的末日？

他沒有聽見什麼回響，祇有四周圍的羣衆的吶喊和猛烈的槍砲不絕地咆哮着。

經過了半天的沉默，他疲乏到絕頂了，尤其是這驚天動地的聲響把他的神經錯亂了，他不明白所以，他莫知所措。

漸漸他站不住了，他斜倚着街角的牆壁。他抬起他的失神的雙眼仰望着天空，天空中閃耀着乳白的晨熹，不久就要黎明了！

他的勇氣全部消失了，他知道他已被遺棄了。他的一生的經歷就在這一瞬間幻現了一遍，使他得到回味的機會。

他的短短的一生，他想就此完結了。在這生之過程中，他失了戀，他坐過牢，他被凌辱過，他長久長久被壓迫着；但他也曾想到反抗！他跟着人家暴動過一回，他也曾作過革命運動，他住過窮鄉，又來到這最繁華的上海；他簡直沒有明白人生是怎麼樣一回事！

這時滿處被這聲響所波及了，隨處響着粗聲的叫囂，宏亮的槍砲聲中雜着婦女們的驚叫和哭號！

他諦聽着，他簡直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想：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這已經爆發得這樣厲害了！

於是他更睜大了眼睛瞬視着週遭，他看見這裏的一切都幌動起來，一切都將倒坍了。在不久之間，他確信將有一番大大的變化。

接着他把兩眼轉向着薄明的天空，他像在祈禱。因為他知道，他所愛好的這個享樂的世界和他所憎恨的痛苦的世界將同歸於盡。

以後怎樣呢，他不知道，他只是感覺到了自己的孤獨，他更加懼怯起來。他好像是一個為世所遺的孤兒，他深深地感到了窮途的悲哀。

——你真可憐！

這才他記起了他的表哥對他的憤激，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太可憐了。

他在牆根前抖慄着，恐擱着，他向着他頭上的薄明的天空喃喃自語道：

1928 7 1 付排

1928 9 10 初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39

—

